

09674

212(59)
4468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
批判南共現代修正主义文选

第七輯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8年·北京

• 各國共產主義政黨文从 •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
批判南共現代修正主义文选
第七輯

世界知識出版社編輯、出版（北京王府胡同27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01号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开本787×1092公厘 $\frac{1}{16}$ · 印張 $3\frac{3}{8}$ 字數64,000
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0 定價0.28元
統一書號3003·392

目 录

赫魯曉夫在德國統一社會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 的講話.....	1	
(1958年7月11日)		
哥穆爾卡在革但斯克的演說（摘錄）.....	41	
(1958年6月28日)		
帝國主義的僱仆.....	44	
(1958年6月22日保加利亞“工人事業報”的文章)		
對現代修正主義必須無情地鬥爭到使它在理論上 和政治上全部破產為止！.....	53	
(1958年6月22日阿尔巴尼亞“人民之声报”的文章)		
是馬克思主義還是修正主義？…匈牙利 福加拉希·貝拉	70	
—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社會革命的理論		
修正主義者的憤怒.....	捷克斯洛伐克 契·齊莎士	80
關於南斯拉夫綱領.....	84	
(1958年6月25日新西蘭共產黨中央書記處發表的聲明)		
以色列共產黨中央第九次全會關於不派代表團參加 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大會的決議.....	86	
(1958年4月15—16日)		
蘇南分歧.....	88	
(1958年5月17日錫蘭共產黨“祖國”周刊的文章)		
南斯拉夫的逮捕暴露了修正主義的性質.....	92	
(1958年6月11日澳大利亞共產黨“論壇”周報的社論)		
鐵托的罪狀昭彰.....	95	
(1958年6月18日澳大利亞共產黨“論壇”周報的社論)		
是社會主義者，還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	97	
(1958年6月18日印度共產黨在加爾各答出版的 “自由報”的社論)		
關於南斯拉夫的黨綱.....	100	
(1958年丹麥共產黨“時代”雜志第4期的社論)		

赫魯曉夫在德国統一社会党 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講話

(1958年7月11日)

亲爱的同志們！亲爱的朋友們！

請允許我代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們党和全体苏联人民向德国統一社会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你們党的党员、工人阶级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体劳动人民致热烈的、兄弟的敬礼，并祝你們的代表大会成功。

你們党以巨大的成就迎接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只要回顾一下，就可以看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在它成立以来的短短时期內是多么的巩固了。

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争取德国人民自由和幸福的英勇战士、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奥古斯特·倍倍尔、弗朗茨·梅林、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恩斯特·台尔曼、克莱拉·蔡特金以及其他许多人所曾經追求的理想已經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实现了。

德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事实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現在每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可以看到帝国主义者想破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設的指望已經完全落空了。你們共和国的劳动人民在統一社会党的领导下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許多困难，光荣地經受住了考驗。

在你們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和烏布利希同志的报

告中表明，共和国在比較短的时期內壮大起来了，坚强地站起来了，建立了可以满怀信心地和迅速地建筑社会主义社会宏伟大厦的牢固基础。工业中总产值中社会主义成份占88.7%，在农业方面現在社会主义类型的企业耕地已經占三分之一。

亲爱的同志們，衷心地祝賀你們取得了这些意义重大的胜利。

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国家——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而現在，我們有許多国家正在进入完成社会主义建設的时期。

不久前保加利亚共产党举行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會議总结了党的巨大工作，并且認為，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經基本上完成。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也指出，社会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前的任务是要在最近一些年内完成社会主义建設。5月份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指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設中的巨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中国人民实现这个总路綫就可以把自己的祖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再过不久，中国人民、保加利亚人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以及其他解放了的国家的人民也都将完成社会主义建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人、农民、知識分子、全体劳动人民以自己不懈的、光荣的劳动建起輝煌的社会主义大厦的日子也已为期不远了。勤劳智慧的德国人

民的所有朋友和全体进步人类都将为你們的胜利真誠地感到欢欣鼓舞。

社会主义的胜利日新月異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大大超过資本主义。社会主义各国經濟蓬勃上升，而資本主义国家則患着寒熱症。在和平經濟竞赛中，我們已取得令人高兴的成果。

社会主义正在取得日新月異的历史性的胜利。讓資产阶级思想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去寻找“毛病”和缺点吧，讓他們去叫囂共产主义的危机吧。他們早在俄国苏維埃政权存在的那一天起就在干这种勾当了，但是，不顧敌人的这一切阴谋，我們仍然建成了社会主义，而現在正在胜利地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現在我們的国家在工业生产方面已經赶过了除美国以外的一切資本主义国家，并正以飞快的速度追趕着这个經濟上最发达的国家。

还在不久以前，西方就大肆叫囂說，共产党人人为地強迫东欧国家的人民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人民民主制度，瞎說这种制度是没有前途的。即使現在仍然有不少人在以这种論斷自慰。

但是，現在已經有一系列人民民主國家在直接着手實現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這些國家在社會主義發展的年代里使生產力增加了許多倍，現在工業品的產量是他們過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從來不會有過的。成為本國一切財富的主人的人民用行動證明了，他們是比資本家勤勉的主人。這就是說，人民民主制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證明這種符合勞動人民根本利益的制度的生命力。

同志們，這種巨大的勝利是真正具有歷史意義的勝利。

具有決定意義的事實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速度大大超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速度。不到一年以前，我們曾經指出：占世界人口35%的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國家大約生產世界工業產量的三分之一。自那時以來，社會主義各國的經濟不斷蓬勃上升，而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却由於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出現了危機現象而患着寒熱症。

蘇聯在今年第一季度比1957年同一時期的工業生產量增加了11%，而根據美國官方的統計數字，美國在第一季度的工業生產量却比去年第一季度減少了11%。下降得特別厉害的是有決定性意義的重工業部門的生產，例如石油的開採量在這一時期減少了12%，采煤量減少了21%，鋼產量減少了40%，耐用消費品的生產減少了20%，汽車的生產減少了26%。

在蘇聯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和平競賽中，我

們取得的成果不能不使社会主义的一切朋友感到高兴。苏联不論在鐵矿砂、煤、石油、生鐵、鋼、水泥和毛織品的生产的增长速度方面或增产量方面，都超越美国。苏联有許多农产品在产量上已經接近美国同类农产品的产量，而有些产品已經赶上、甚至超过了美国目前的生产水平。苏联的小麦产量超过美国一倍多，甜菜产量超过两倍左右。1957年苏联牛奶的产量已經為美国牛奶产量的95%左右，动物油产量已經超過美国一些。

我們在同資本主义和平竞赛中所取得的胜利是无可爭辯的，但是我們決不能因此而陶醉于自滿、沾沾自喜和自我安慰的情緒中。我們一分鐘也不應該忘記，在工农业生产的許多部門中，我們还落后于資本主义国家，我們還沒有完全滿足我們这些国家居民的不斷增長的需要。

大家知道，普通人判断这种或那种制度的优越性，首先要看誰来掌握政权，誰是工厂、土地和国家一切財富的主人，人們在这个或那个国家中享有什么样的政治权利等等。但是对于普通人說来，他这个劳动者吃得如何穿得如何，接近科学和文化的程度如何以及国民教育是如何进行的，这些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想忽視这一点，那么我們就不会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今天我們可以大胆地說，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都要比从前在剥削制度下好得多。尽管社会主义国家曾經不得不克服巨大的困难，从消除战争后果和建立独立的社会主义經濟基础并

始來建設新生活，但是他們还是做到了这一点。在这种条件下，劳动人民不得不自觉地在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方面作某些限制。

你們知道得很清楚，苏联人民在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經濟时是怎样做的。我們作了很多牺牲，节衣缩食，限制消費品的生产，把每一个节省下来的盧布都用来建設重工业工厂和发电站。我們当时急于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們不能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內建立起自己的强大工业、自己的大型机械化农业，培养出自己的熟練干部，而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面落在后边，那末帝国主义者就会把我們搞得不成样子，就会消灭掉由工人阶级、农民、劳动人民自己第一次掌握政权的国家。

我們終于贏得了这段时间，当帝国主义者驅使他們所豢养的法西斯野兽侵袭我国时，苏联人民就全副武装地迎接了死敌。希特勒冒险的結局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国粉碎了敌人，經過了战争考验，变得更为强大，鍛炼得更加坚强了。苏联在治愈了战争的严重創伤以后，开始以飞快的速度发展自己的經濟、科学和文化，并且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我們有权利对这些成果感到自豪，因为这些胜利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取得。

目前的情况是，苏联有可能依靠强大的社会主义生产基础，在不降低国民經濟主要部門发展速度的情况下，在最近一些年内大大地提高消費品的生产，增加食品的产量，从根本上改善劳动人民的居住条件。要知道，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味着劳动人民能够过比资本主义条件下更美好的、更有文化内容的和更有保障的生活。

我們党做了不少的努力来挖掘和更充分地利用内部的潜力，更广泛地发挥劳动群众的主动性，争取在最近一些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需求。最近，苏联共产党在改组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工作。这些措施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果。最近一些年来，苏联还实行了一系列进一步发展农业的重大措施。

我們通过了发展化学工业的宏伟纲领。实现这个纲领就能够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技术进一步发展，并且可能迅速地解决增加消费品生产的任务。

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工农业和科学文化方面的胜利，鲜明地显示了新的社会制度和各国人民相互关系的新形式的力量和生命力。

社会主义国家团结日益巩固

只有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才能保证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优越性，增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在防止新战争的斗争中和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中的力量和威力。

同志們！去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

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和不久前的莫斯科經濟問題會議，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具有很大的意义，这两次會議所通过的文件总结了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建設的丰富經驗。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的宣言中得到了适应于我們时代的条件的进一步发展。

會議显示了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团结一致，显示了他們对于今后加强自己的大家庭、改进和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合作的全面关心。

德国統一社会党，你們共和国的总统、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德高望重的元老、李卜克內西和台尔曼的战友、我們亲爱的朋友和同志威廉·皮克对加强这个合作进行了巨大的努力。

德国統一社会党光荣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第一書記、我們亲爱的朋友和同志瓦尔特·烏布利希不倦地團結和巩固着这个党的队伍。

以我們亲爱的朋友奧托·格罗提渥同志为首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德国統一社会党的领导下坚持不渝地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設社会主义、为加强和平事業和建立統一的、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德国而奋斗。

在爭取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斗争中，統一社会党團結了民主德国全国陣綫內的一切民主的政治力量。全国陣綫中由統一社会党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民主联盟各政党的合作，是建設新社会和爭取德国人民的美好未来的斗争获得胜利的可靠保障。我們衷心地希望團結在民主

德国全国阵线中的各个政党在建設新生活、加強和平事業或爭取解决头等重要的任务——建立統一的、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德国的斗争中取得进一步的胜利。

同志們！社会主义陣營的團結一致是这个陣營各国广泛的自主和民族独立的前提。社会主义各国从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一建立就开始的合作的发展清楚地表明，正是社会主义体系保証着各國人民真正的国家自主。社会主义陣營是平等和主权国家的自愿联盟，在这个联盟里沒有任何人企图得到特权，沒有任何人追求特惠和优势。

經驗証明，社会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陣營面前不能分散行动。如果每个国家单独地、孤立地进行活动，那它就不可能充分地利用社会主义体系所提供的丰富条件来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在目前的国际条件下它单独行动就不能牢靠地保护社会主义的果实，不能保障这些果实不受帝国主义者侵犯。

因此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認為，只有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團結，才能保証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优越性，增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在防止新战争的斗争中和同资本主义的經濟竞赛中的力量和威力。生活令人信服地表明，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團結是这些国家的国防能力、民族独立和主权的可靠保障。

揭露西方集团的战争阴谋

苏联一再提出和平倡议，竭尽一切可能来巩固国际安全，缓和紧张局势，但是西方侵略集团却加紧“冷战”，破坏高级会谈。西方国家打算在“统一”德国的幌子下消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苏联人民深深地尊重和支持德国人民建立统一的、爱好和平的民主德国的愿望。

同志們！近来西方国家的反动集团又利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对匈牙利人民的叛徒納吉·伊姆雷及其同谋者的案件的判决作为借口，加紧了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活动。

对这些旨在加深国际紧张局势的反动挑衅行径有什么可說的呢？近来帝国主义势力的策略越来越象他們在1956年秋天使用的策略了，当时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围绕着他們組織的匈牙利事件发起了疯狂的叫嚣，并且挑起了英、法、以三国对埃及的民族独立的侵略。

目前阿拉伯东方的局势达到了紧张的頂点。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准备对黎巴嫩实行武装干涉，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在为争取独立和反对臭名远扬的“杜勒斯—艾森豪威尔主义”进行着斗争。

西方侵略集团准备利用一切来达到他們自私的目的。

的，使国际局势复杂化，加紧“冷战”，破坏高级谈判。

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过去和将来都要揭露和平的敌人，揭露那些借污蔑和骗人的“反共”旗帜企图干涉他国内政和在各国人民之间散布敌意和仇恨的人。苏联忠于列宁的和平政策原则，今后仍将同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一道，竭尽一切可能来巩固国际安全，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保障世界和平。

不久前苏联政府公布了准备提到各政府首脑会议上讨论的各项问题的建议。苏联政府再一次建议讨论那些只要各方面都有诚意现在就可以解决的最重要、最迫切的国际问题。

西方国家用什么来回答苏联的和平步骤呢？它们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事业做出了什么实际贡献呢？

很遗憾，不能不指出，西方国家所持的态度丝毫不表明它们愿意为召开高级会议创造有利的气氛。载有氢弹的美国飞机一再朝向苏联边境飞行、核军备竞赛的政策在执行中、西德联邦国防军获得原子武装、苏联停止试验原子弹和氢弹的创举始终没有得到它们的响应、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子基地和导弹基地在纷纷建立——所有这一切，都增加了准备高级会议的困难，妨碍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西方国家在寻找那些暂时还没有条件解决的问题，或者是那些根本不应当在高级会议上讨论的问题。它们的打算很简单：希望将来可以振振有词地说：“它们是对的，它们早就预言过政府首脑会议不

会成功。

这些問題当中也包括恢复德国統一的問題。西方國家坚持要高級會議過問德国人民的這項內政。然而，十分明显，这个問題是德国人民的內政，它不在高級會議的权限之内，把这个問題列入會議的議程就意味着破坏这个會議的召开。

近来西德的报刊大肆宣传最近在聯邦議院提出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規定建立所謂“四國委員會”，即由法、英、美、苏代表組成的一个常設机构，按照提案人的意思，这个委員会的任务是經過磋商就德国問題提出大家都同意的建議。人們圍繞着这个方案叫叫嚷嚷，十分熱鬧。甚至几乎把它說成恢复德国統一問題上的“最新主张”。实际上这里一点新东西也沒有。建立“四國委員會”的方案只不过是再一次地企图給德国人民造成四国可能解决德国問題的錯觉，換句話說，就是欺騙德国人民，使他們离开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恢复国家統一的实际道路。

苏联人民深深地尊重和支持德国人民建立統一的、爱好和平的民主德国的愿望。苏联政府确信，唯一有希望消除德国分裂的道路是两个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談判、取得協議和彼此和解。只有靠德国人自己，两个德国才能够解决德国民族恢复統一的問題。讓柏林和波恩的代表集会来寻求这个問題的合理解决吧。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在它的建議中提出了切实可

行的、具体的和平恢复德国统一的办法，这个办法即使在目前复杂的情况下也是十分切实可行的。这个办法就是建立德意志邦联，西方国家不愿意考虑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害怕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权利不受外来干涉和独立地就统一德国的途径取得协议。

在西方国家的建议中，把统一德国的问题同欧洲安全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它们这样做是打算在“统一”德国的幌子下消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然后把在这一基础上统一起来的德国拖进北大西洋公约集团。这就是帝国主义者的看法，他们甚至还邀请我们参加这种勾当。

波恩统治集团居心叵测地把事情说成好象苏联在某一阶段也能够同意这样做，能够同意消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老爷们一向把各国人民和整个国家当作他们交易中找零的钱，他们显然也拿这一尺度来衡量我们。因此他们甚至说明，假如苏联同意根据西方国家的条件来统一德国，也就是违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劳动人民的意志，不考虑德国人民的切身利益，那么西德可以给苏联出怎样的价钱作为报酬。

难道共产党人能帮助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吗？难道我们能够让全体德国人民变成美国将军们的炮灰吗？

如果打算把全德国变成进攻社会主义国家的基地，那还有什么欧洲安全好谈呢？还应该记得，欧洲居民超过五亿，而两个德国大约有七千万人。仅此一端就足以

表明，欧洲安全問題是比德国問題更为广泛、更为无所不包的問題。

誰也不能否認，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推行普遍义务兵役制，而現在又决定用原子武器和火箭武器装备联邦国防軍的做法使得国际关系，特別是使得两个德国之間的关系更加尖銳化了。这样，波恩政府就在德国的两部分之間一步步地豎立起一道墙。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統治集團这样輕率地决定采取原子武装这一步驟，实在使人感到奇怪。听听他們的說法，似乎可以認為，这并不是有关德国命运的問題，而只不过是加入北大西洋集团的軍队的装备标准化的問題而已。

苏联过去和現在都反对侵略集團，因为这种集團的存在是各国关系中不断紧张的根源。大家也都知道，参加华沙條約組織的国家早就建議就取消現有軍事集團問題进行协商。不論是苏联，或者是参加华沙條約組織的其他国家，都絕不打算用自己的軍事力量去損害任何其他国家的安全。我們曾建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华沙條約組織締結互不侵犯條約。

大家还记得（西德）聯邦总理的声明，他說，他不会欢迎用核武器武装新的国家。从那时起到現在才过了不过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听说，現在当人們向阿登納先生提起他从前这个声明的时候，他感到难为情。現在为了找一点什么“辯解理由”，他說他的立場改变是和苏联出現洲际導彈有关。

但是，如果考慮到在西德領土上的軍事基地和火箭裝置可以被自衛國家借助近程武器而使之無能為害，而且為了這個目的根本不需要洲際彈道導彈的話，那末這種理由和保障西德安全問題又有什麼共同之處呢？

在西德，一個頂着基督教名字的政黨却培养起對原子武器的崇拜來，這不能說不是一個極大的諷刺。的確，正象民間諺語所說：“惡魔沾了身，歹事从此生”。這個惡魔雖然遠在海外，看來却很厉害，就連大家知道譴責過原子武器的羅馬教皇也沒有能夠經受得住它的妖術。

蘇聯人感到高興的是，西德勞動人民和廣泛的資產階級的廣泛阶层都越來越了解我們兩國保持睦鄰關係的好處。但是，西德境內在最顯要的政府人士參加下展開的敵視蘇聯的宣傳給剛剛開始得到改善的蘇聯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之間的關係罩上了暗影，從而妨礙了這種關係的發展。每當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負責人物，如國防部長施特勞斯之流，把蘇聯稱為自己潛在的敵人時，人們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那些極力要使西德同蘇聯的關係倒退許多年勢力現在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占了上風。如果蘇聯政府也採取類似的措施，並用敵視西德的精神來教育本國未忘記希特勒侵略災難的人民，不難設想那時會形成怎樣一種局面。

戰前，德國的全部內外政策都滲透着反共的精神。大家都清楚，這種政策使德國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民族災禍。

既然在今天的西德仍有鼓吹反蘇口號的政客，人們就不由得要問：他們準備把自己的國家引向何處——同

苏联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平共处呢，还是重蹈当年希特勒引导德国走过的复轍。

施特劳斯先生和他的同伙应当記得，德国为希特勒的冒险付出了多么昂贵的代价。

同志們，我們清楚地知道，勤劳的德国人民不希望战争，我們并不把希望和平和反对“原子死亡”的人民同一小撮好战的复仇主义者等量齐觀。我們深切地理解德国劳动人民对西德軍国主义和法西斯化政策的不安，并衷心祝賀他們在爭取統一、和平、民主的德国的斗争中获得胜利。

不久前举行的欧洲各国共产党柏林會議的決議有助于加強欧洲和世界和平。我們党完全支持这些決議。

我国人民愿意同全体德国人民和平友好地相处，我們两国之間的仇恨总是带来了数不清的痛苦和灾难。亲爱的友誼和兄弟般的合作把苏联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体德国人民和平力量的堡垒——密切地联結起来。

苏联政府为了促进我們的朋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經濟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物質福利的进一步提高，决定自1959年1月1日起放棄暫時駐扎在民主德国境內的苏联军队的維持費中原来由民主德国負担的部分。

我們深信，这一措施会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我們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誼。

苏联人民象欧洲其他各国人民一样，認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坚决同帝国主义和軍国主义政策决裂的

国家，是一个坚定地走上了和平和各国人民友好的道路的国家。这說明了为什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国际事务当中的影响和威望日益增长，为什么它的和平政策得到了人們的信任。

同志們！四十六个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到这里来出席德国統一社会党代表大会。这是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事实，这个事实証明我們革命力量磐石般的團結，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團結。

忠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工人政党認為，集中力量、一致行动是它們的力量的旺盛源泉，是能够达到預定目标的保証。我們的革命的一致，我們的兄弟般的團結使社会主义的敌人发怒。因此，他們不惜一切努力来破坏或者动摇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團結，动摇社会主义国家的團結。

各国兄弟党同声譴責南共领导人

我們遵循馬列主义原則，坚决反对南共綱領的修正主义觀點。而南共领导人迴避对于實質問題的討論，走上粗暴攻击各国共产党党的道路。过去寡反苏反共飞黃騰达的人，今天又在南斯拉夫報紙和電台上大顯身手了。

正因为如此，我們不得不十分遺憾地指出，南斯拉

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是站在某种特殊的立场上来看待它对于我們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的大家庭的作用的。我們曾經不得不談到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某些行动，这些行动不能不引起我們苏联共产党人和其他一切兄弟党的共产党人的抗議和譴責。

請允許我就这个問題发表一些看法。

目前南斯拉夫的领导頑固地想要強使南斯拉夫人民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盟員相信这样一种說法，就是目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間关系的尖銳化不是別的，正是1948年事件的繼續，也就是說，是以前的糾紛的繼續。

然而，1948年发生了什么呢？当时，我們党批評了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机构的机会主义錯誤和民族主义錯誤。錯誤的不是我們的批評，这种批評我們从来也沒有放棄；錯誤的是情报局決議中要求更換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号召。这就是1948年事件的全部情况。

錯誤是双方面都有的，我強調指出双方都犯了錯誤，是从这个意义上說的，即两党之間的爭執和关系恶化被轉移到国家的关系上。南斯拉夫人把过去的一切錯誤都归罪于他們参与創建的、并且在1948年6日以前他們曾經积极参加工作的情报局。

我們对于自己所犯的錯誤进行了真誠的、公开的批評。当恢复关系的时候，南斯拉夫人士絲毫沒有采取同样的行动，尽管有不少的理由他們应当进行自我批評，批評他們自己的錯誤。例如，只要回忆一下1952年南斯

拉夫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污蔑性決議就足够說明問題了，在那个決議中，硬說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实行扩张政策的帝国主义国家。西方帝国主义者当时曾經慷慨地給了他們數以亿計的美元，來獎賞他們的这种謬論。然而，南斯拉夫的领导人却始終沒有进行自我批評。不但如此，他們甚至不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盟員知道，从1955年贝尔格萊德談判一开始，我們就向他們說，我們認為1948年我們對他們錯誤的批評和1948年情报局的決議基本上是正确的。

南斯拉夫领导人說目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所有共产党之間关系的尖銳化是1948年的糾紛的繼續，这种論調是不值一駁的。大家知道，这个糾紛在1955年就得到了解决，当时，签署了苏南声明。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国家关系也正常化了，可以說，是好轉了。同时，在党的方面也建立了接触，并且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样一来，1948年的糾紛已經可以說是过去的事了。

1955年，我們曾經同意南斯拉夫代表的意見：他們表示，他們認為最好把过去的事一笔勾銷，不算旧賬，以便能逐漸地一步一步地改善我們两党的关系。大家知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現在連这个協議也撕毀了。

1956年秋匈牙利事件期間，南斯拉夫领导又加紧了反对社会主义陣營国家的團結的活動。我們这些党当时給了这种分裂活動以有力的回击，但是在人人都知道的布加勒斯特苏南會見以后，情况又正常了起来。甚至，

南斯拉夫人决定不参加1957年秋季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和不签署这些党的宣言的行动也没有引起公开的尖銳化。

我們这些党当时并没有对南斯拉夫同志的行动有什么公开的反应，因为公开的反应可能会破坏那时所形成的关系，虽然每个兄弟共产党无疑地都对发生的事情作出了自己的結論。南斯拉夫领导人当时所采取的立場不能不引起警惕，他們的行动對我們是一个严重的信号。虽然以前大家就清楚地知道，南斯拉夫人对一系列的問題持有他們自己特殊的觀點，这些觀點是违背馬克思列寧主义思想的精神的，但是，我們这些党还是認為，有可能同南斯拉夫同志在我們有一定共同觀點的那些問題上保持联系和接触。

然而，对于南斯拉夫领导人來說这些还不够。显然他們要得更多，他們故意把自己同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对立起来，利用他們同这些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分歧进行投机，企图抬高他們在国际舞台上的身价。可以認為，当我们这些党沒有公开对南斯拉夫领导不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會議的决定有所反应时，当我们仅限于从这里为自己得出适当的結論时，正是这时南斯拉夫人士却决定走上公开攻击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道路。这就造成一种情况，使我們这些党必須拒絕派代表团参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

由此可见，如果要談到这一次尖銳化的原因，那么

很显然，1948年的事情在这里是毫不相干的；說目前的关系是旧的政策的繼續，这种說法是錯誤的。南斯拉夫领导人之所以散布这些荒謬的謠言，之所以企图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过去，归咎于斯大林，归咎于“斯大林主义”，是因为，否则他們就无法向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南斯拉夫人民解释这一次糾紛的原因，而把这次糾紛的責任担当起来，他們又缺乏勇气。

我們的路線很清楚：这个路線就是为馬克思列寧主义思想的純洁性、为竭力團結共产主义运动的队伍而斗争的路線。我們遵循着这些原則性的考慮，坚决地反对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中所制定的修正主义論点。南斯拉夫人士的反馬克思主义的、反列寧主义的观点，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德国統一社会党和所有其他兄弟党的深刻的原則性的批評。各党在领导机构的決議中和党报的文章中，都采取了譴責这些观点的明確立場，十分注意于批判地分析这些观点。这是很对的。

南斯拉夫领导人怎样对待同志式的批評呢？他們完全拒絕了我們的批評，迴避对于所提出的意識形态問題的實質进行討論，走上了无原則地、粗暴地攻击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道路。显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和“理論家”不能自圓其說，他們的“理論”是軟弱无力的，因此，他們无法維护自己不受批評。

南斯拉夫领导人对于批評感到委屈，并且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人面前对这种批評橫加歪曲。說这已經不是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綱領起草人的意識形态錯誤的

批評，而是采用什么“实力地位”政策，是“对南斯拉夫，对它实行的政策和对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設进行厚顏无耻的攻击”，“战斗报”这样写道，南斯拉夫宣传机关天天这样說。这种宣传的矛头是要千方百計地污蔑和詆毀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它們的党，企图引起南斯拉夫人民对于我們这些国家和我們这些党的疏远、恼怒、甚至仇恨的感情。值得注意的是，南斯拉夫在写到和談到我們这些党——这些用行动証明它們忠誠于社会主义理想、在自己国家成功地建設社会主义的党时，越来越少地使用“同志”的称呼。

在“战斗报”、“共产主义者”、“政治报”和南斯拉夫其他报刊上又象从前一样出現了放肆的文章和卑鄙的漫画。过去靠反苏反共飞黃騰达的那些人，今天又在南斯拉夫報紙和電台上大显身手了。南共領導既然讓他們暢所欲為，那显然是贊同这类人的那些同无耻之极的帝国主义宣传家很相配的觀点的。

最初料想南斯拉夫报刊上的誹謗言論不会得到南共領導人的贊同，他們一有机会就会实事求是地、客觀地对待我們的批評，对我們的党际关系的恶化表示不安。但是，当铁托同志在拉宾发表演說后，就看得十分清楚，是誰在实际上組織和鼓动这个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國家的运动。

铁托同志和南斯拉夫宣传机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和坚决反击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

分裂活動的中共領導人所進行的卑鄙的侮辱攻訐激起了憤慨和抗議。

南斯拉夫人士現在企圖污蔑我們的制度、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法。他們硬說我們在歪曲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而他們自己反倒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正衛護者。這些我們過去已經不止一次地看到過聽到了。但是，蘇聯取得了並且年年不斷地取得世界公認的那些成就，這又是怎么回事呢？這兩點怎么能配合到一起呢？

南斯拉夫宣傳機構硬說，馬克思列寧主義在蘇聯受到歪曲，沒有被正確地運用，說蘇維埃國家是官僚主義國家等等，而客觀的事實說明：在發展速度和水平方面，特別是在科學文化和許多經濟部門的發展速度和水平方面，我們已經超過了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現在，當蘇聯在世界上第一個成功地發射了三個大人造地球衛星之後，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蘇聯的發展已經達到如何高的水平。事實令人信服地表明，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關於蘇聯的談論，正如常言所說的那樣：不能自圓其說。

南斯拉夫領導人自命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的鼓吹者，可是南斯拉夫又取得了哪些成就呢？鐵托同志曾經在拉賓群眾大會上夸耀說，他靠美國贈送的小麥也能建設社會主義。

修正主义者帮助了阶级敌人

南共领导人做的许多事情都同馬列主义学說背道而馳；他們是把馬列主义当做外衣，來迷惑輕信的人，使人們离开革命的階級斗争的道路。南斯拉夫所以获得大量美國資金，是因为美國認為南共修正主义是特別值得支持的。

我們不妨把南斯拉夫的情況同它的邻国保加利亚比較一下。大家知道，过去这两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大体上是相等的，但是，保加利亚由于在战后年代里坚持不渝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且依靠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支援发展了自己的国民經濟，所以在本国經濟发展的最主要的指标方面取得了比南斯拉夫要高得多的成绩。

例如，从1939年到1957年，南斯拉夫的工业产值增加为三点一倍，而保加利亚却增加为七点七倍。从1948年到1957年，这两个国家的工业产值分別增加为二点一倍和三点八倍。

再譬如农业合作化这样一个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极为重要的問題。大家知道，列寧說过，沒有农村合作化，就不可能使农民摆脱不文明状态，就不可能使他

們掌握文化，也不可能把他們的經濟納入社会主义軌道并按照最現代化的机械化生产方式来組織他們的劳动，列寧指出：“如果我們繼續保持旧式的小农經濟，那末即使我們是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也难免灭亡的危險”。

各人民民主国家遵循着列寧的合作化計劃，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获得了卓越的成就。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經完成了农业合作化。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到1957年年底全体农戶的95%以上已經合作了。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耕地中社会主义成分占90%以上。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成分占整个农业用地的70%以上，阿尔巴尼亚几乎也占全部耕种土地的70%等等。

而在南斯拉夫，参加生产合作社的农戶一共只有2%左右，并且沒有坚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从这里可以看出，南斯拉夫同志在农民問題上显然是不合馬克思列寧主义的。

南斯拉夫大談其馬克思列寧主义，但所做的許多事情是同馬克思列寧主义學說背道而馳的。

最近时期南斯拉夫的宣传迷惑人民說，南斯拉夫居民生活水平所以很低是因为南斯拉夫遭到了所謂經濟封鎖。如果談到封鎖，那末必須十分肯定地說，它过去不存在，現在更不存在。我們苏联人最清楚封鎖是什么东西。南斯拉夫不仅沒有遭到封鎖，反而受到了特別的保护，获得了相当大量的資金，这是因为，美国考慮到国

际情况，决定南斯拉夫型的民族共产主义是特别值得支持的。此外还应当提醒一点：南斯拉夫在战后头四年得到了苏联的巨大援助，后来又得到了美国、英国、法国和西德的援助。封鎖之說从何談起呢？

最近几年以来，即在消除了同南斯拉夫的芥蒂和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发展了經濟关系之后，发生了这样一些事情：出現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反馬克思主義的綱領草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进行了污蔑攻击等等。人們不由得要問：这一切是不是由想再制造所謂“封鎖”的局面的意图引起的，是不是对封鎖的某种留恋的表现。看来，南斯拉夫是有人喜欢这种莫須有的“封鎖”的。

有消息說，美國已在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作出新的“貢献”。但是，南斯拉夫领导人对这种新的施舍却羞答答地迴避不談，因为各国民众清楚地知道对美国的慷慨施舍得付什么代价。資本家給东西不是白給的，如果施舍了一些什么，那就要摄走你的灵魂作为代价，資本家的援助总是要用高价来偿付的。

南斯拉夫人士煞有介事地说他們站在集团之外，并譴責集团政策等等。他們的这种說法不符合事实，因为南斯拉夫同土耳其和希腊一块加入了巴尔干條約，并且通过它在这个集团的盟国在某种程度上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同巴格达條約有着联系。

南斯拉夫领导人硬把社会主义阵营同“集团”混为

一談，但是 社會主義陣營決不是這樣的集團。況且他們清楚地知道，有些社會主義國家並沒有參加一些國家為了防止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帝國主義者的侵略陰謀而建立的華沙條約軍事組織。顯然，南斯拉夫領導人所以要侈談“超集團”政策，是为了把人民引入迷途，使人民贊同他們的忽視社會主義陣營的政策，贊同他們那种中立于社會主義力量在世界舞台上的鬥爭以外的政策。

但是，在世界範圍內正進行着殘酷的階級鬥爭的今天，自己獨樹一幟和忽視社會主義各大家庭意味着什么呢？對真正的共產黨人來說，在尖銳的階級鬥爭中保持中立就意味着削弱革命運動的力量，削弱社會主義的力量，意味着幫助工人階級的敵人。

南斯拉夫領導人聲嘶力竭地叫嚷有人侵犯他們的獨立。但是，這裡談的是什么样的獨立呢？看來，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忠誠使他們感到苦惱，所以他們想擺脫這件苦事。那麼他們就干脆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吧；這樣一來一切都會各得其所，一切都會清楚了。

在爭取和平的問題上，我們願意同一切正直的人共同努力，不管他們是工黨也好，自由黨也好，改良主義者也好，民族主義者也好。我們在這個基礎上同一切和平力量建立關係。

但是，南斯拉夫人士口头上說他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實際上只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當做一件外衣，來迷惑輕信的人，使他們離開馬克思和列寧主義所提出

的革命的階級斗争的道路；他們这样做是为了想从工人階級手中夺掉最銳利的階級武器，不管他們願意还是不願意，他們是在帮助劳动人民的階級敌人以换取貸款，帝国主义者因此夸奖他們那种“独立的、超集团”的政策，反动势力就在利用这种政策以图破坏我們的社会主义陣營。但是，我們堅決肯定地說：帝国主义老爷們，这不会如你們愿的，你們办不到！

关于苏联的领导作用問題

苏联開闢了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給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最无私的援助，把每个国家建設社会主义的胜利当作自己的胜利。帝国主义集中主要的宣傳火力攻击苏联，而南斯拉夫人士却为敌人煽風加油。

帝国主义者用尽全力来反对我們，这毫不奇怪。資本主义世界竭力維护旧东西，并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为旧东西而斗争。但是，当有人自称也是馬克思列寧主义者，而實質上却在帮助帝国主义者的时候，我們認為我們的責任是坚决地揭露这流人。

在阶级斗争过程中，帝国主义者亟尽全力利用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来达到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团结的目的。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現象，必

須同这种現象进行不調和的斗争，必須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队伍的團結一致。

我們的运动越是團結，每个党、工人阶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成就就越大。我們現在有着这样的團結，它之所以牢不可破，是因为它是建立在对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矢忠的基础上的。

南斯拉夫领导人說，苏联和苏联共产党似乎在覬覦什么特殊的角色，在覬覦霸权，想要发号施令，而他們，南斯拉夫人不同意这样做。这种說法真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如果这是出自帝国主义阵营宣传家之口，那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自命为共产主义者的人竟也說出这种話来，那就不禁要問：他們怎么会墮落到发出这样下流的誹謗的地步？

而且，这种誹謗不仅是針對苏联的。这种荒謬言論的制造者竭力污蔑我們革命斗争的实质，誹謗共产主义的同志关系和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他們曲解联合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为擺脫資本家桎梏，为劳动人民利益而斗争的意义。对工人阶级來說，联合起来并不意味着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受哪个人的支配。一国的工人阶级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正是为了消灭产生強迫命令、施加压力和实行民族压迫的政策的資本主义制度。

南斯拉夫领导人选择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宣言中指出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这一点作为攻占的目标。但是南斯拉夫领导人清楚知道，在

宣言草案中（这个草案在开会以前南斯拉夫领导人也拿到了）并没有这一点。关于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作用的补充不是由苏联代表团、而是由其他兄弟党的代表在會議上提出并加以論証的。

我們苏联共产党人怎样来对待这个问题呢？

我想談談这一点，因为敌人經常为了自己的卑鄙目的来利用“苏联霸权”这种讟言，而南斯拉夫人士却为敌人煽风加油。他們对沒有經驗的人大张网罗，利用民族自尊感，企图在人們的头脑中灌輸一种荒謬的想法，硬說所有的共产党都受一个党的統治，都听一个党的号令。我們已經习惯了这种誣謗，因为从敌人的嘴里不能期待別的东西。但是如果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也这样說，那我們对这种論調就不能不予以反击。

我們列宁主义的共产党、苏維埃国家各族人民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表現在：俄国的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在布尔什維克党的领导下破天荒第一次打敗了自己的阶级敌人，破天荒第一次取得了1917年十月革命斗争的胜利和建立了劳动人民的国家。他們克服了飢餓和破坏，彻底击潰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者和反革命势力，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机械化的大农业，建成了社会主义。苏联各族人民肩負了反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战争的主要重担，并击潰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由于这个胜利，整个世界都得到了好处，許多国家的人民都得到了好处，他們有了建設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其中，南斯拉夫人民也得到了好处，他們为了給本

國創造建設社会主义的条件，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如果说这一切就是我們的“特殊作用”的話，那么这种作用是苏联工人阶级 各族人民，我們共产党用自己的牺牲，用伟大的創造性的劳动，用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英勇斗争获得的。他們沒有强迫任何人接受这个特殊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公認的，因为，我国人民做的一切不仅符合他們的民族利益，而且也是对各国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的有价值的貢献。

現在，当我国在自己的发展中，在經濟、科学、文化中，在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物質福利方面获得了伟大成就的时候，它的作用在哪里呢？它的作用就在于它开辟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在于苏联作为一个最強大的經濟上最发达的国家，給了其他国家最无私的援助，把每个国家建設社会主义的事业和正在建設社会主义的各國人民的胜利看作自己切身的事业，看作自己的胜利。現在帝国主义头脑們已經不能使社会主义國家陷于孤立，已經不能造成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濟封鎖和政治封鎖。我們感到驕傲的是，苏联人民用自己的劳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增长。

我們国家帮助其他国家，因为我們共产党人——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閉关自守。我們把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看作伟大的国际主义事业。

敌人集中主要的宣传火力攻击苏联，这不是偶然的。他們知道，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的各国人民把苏联和我国共产党同工人阶级将給人类带来的一切伟大改

革看作一件事。共产主义的敌人不仅想涣散国际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还想打击革命运动的心脏。正是因为如此，他们诽谤苏联，鼓吹所谓“民族共产主义”。美国帝国主义者常常把“民族共产主义”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相提并论。要知道，在现阶段，他们并不害怕“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而害怕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成就，害怕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一致。帝国主义者明白，苏联是全世界劳动人民所看到的光辉的火炬，它照耀着他们为光明的未来而斗争的道路。

帝国主义者的算盘是，如果他们能做到贬低苏联的作用，就能瓦解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然后完全破坏其他国家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锋队苏联共产党，对世界和平堡垒苏联的信任。在这以后他们就会集中火力对付其他的党，看样子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只要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还强大，只要它们的团结很巩固，帝国主义者就要千方百计地从物质上鼓励任何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团结一致的活动。

兄弟共产党关于苏联作用的结论是反映争取社会主义胜利、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胜利的世界历史性斗争的客观进程的。同时这也鲜明地证明各国共产党的团结一致。共产主义的敌人和污蔑者是在重要的问题上遭到了当头一击，他们应当清楚地记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容许对苏联的名誉进行任何损害，并且将以革命力

量的更大的團結來回答任何反共的污蔑運動。

在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中，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根本談不到什麼發號施令，談不到什麼一些國家或政黨服從另一些國家和政黨。而且根本就沒有這種需要，也根本沒有能夠發號施令的機構。

我們感謝兄弟共產黨和工人黨對於蘇聯和我們的共產黨的作用和努力所做的崇高的評價。這個崇高的評價鞭策共產黨人和全體蘇聯人更堅決地為建設共產主義而鬥爭，要不辜負兄弟黨寄予我們黨和蘇聯的希望。我們不僅用我們的建議，用我們的經驗來幫助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朋友，而且還在物質上幫助他們建設。我們從來都這樣說：我們同各共產黨、同各社會主義國家象兄弟一樣分享一切，分享我們成功和勝利的歡樂，分擔為我們共同的偉大事業而鬥爭的重負。我們懂得，想脫離自己社會主義各國兄弟人民而孤立地走向共產主義是不可能的；必須幫助他們，同心協力使後者達到先進者的水平。我們要結成廣大的陣線走向共產主義並且必定走入共產主義。我們的道路是明亮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照耀着這條道路。這是一條康莊大道，解放了的人民將沿着這條大道走向共產主義。非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也會效仿社會主義國家的榜樣，而在本國實行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消灭人剝削人的制度，並且匯入各國人民走向光明未來的洪流。

必須繼續堅決批判修正主義

南共領導人採取了分裂的、修正主義的路線，幫助工人階級的敵人反對共產主義和反對國際革命工人運動的團結。共產黨人決不容許修正主義者打出馬列主義旗號當作护身符。

現在各國共產党和工人黨比任何時期都更加緊密地團結一致了，我們之間在下列估計上是沒有分歧的，我們都把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看作是帝國主義者的特羅伊木馬計，帝國主義者現在就把賭注下在木馬計上。但是，同志們，應該指出，我們是這樣看待這件事的：雖然特羅伊木馬現在仍然是危險的，但是它對於特羅伊城有更大的危險。在荷馬時代，人們為了克服圍攻，堅守在要塞里。在我們的時代不需要這種要塞了，因此現在看來，特羅伊木馬已經不能再起它從前曾經起過的那种作用了。

俄國人有一句諺語：“飼料喂錯了馬”。農民喂馬，喂呀，喂呀，但是這匹馬不但沒有肥壯起來，反而一天一天地瘦下去了。於是農民說，原來這匹馬不值得好好喂，它連尾巴都卷得不好。帝國主義者同樣也是白花錢的。不論他們怎樣飼養自己的馬，這匹馬還是不能把革命的車輪從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指出的道路拉到一旁。

去。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力量的磐石般的團結下，這匹馬实际上注定要失敗的，因而喂馬的人一定要失望的，因为革命运动是拦阻不住地向前发展着。

越來越多的人站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帜下来了，我們已經在地平線上看到我們的最終目標——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胜利，共产主义思想的胜利。

苏联共产党将来要繼續坚决反击机会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的进攻。我們这样做时将不是通过干涉这个或那个党的内部事务的办法，而是通过这样的办法，即：世界革命运动、馬克思列寧主义政党对这个或那个党里可能出现的錯誤立場給以同志式的批評，給以同志式的影响。我們不主张一些党干涉另一些党的内部事务，更不主张一些国家干涉另一些国家的內政，而主张同志式的批評，因为这种批評同时也就是对犯了錯誤、但是还能够認識这种錯誤、知道这种錯誤会把他們引向何处、还能够改正錯誤的人給予的一种同志式的帮助。至于这个或那个党的领导机构，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领导机构，这一切完全属于每个党、每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权限之內的事。

对于以修正我們这些党的思想基础——馬克思列寧主义理論为目的的言論、以破坏共产党的團結为目的的言論，我們是不能置之不理的。

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他們的言論中和正式文件中赤裸裸地提出了违反馬克思列寧主义的革命实质的修正主义觀点。他們公然采取了分裂的、修正主义的路綫，从而

帮助了工人阶级的敌人反对共产主义和帮助了帝国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团結的勾当。

修正主义观点統治了一个共产党的领导集团，这个事实当然是不好的。但是正如俗話所說“有害必有利”。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在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实质上是暴露了自己。他們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前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这是他們向来极力用所謂忠于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一些漂亮动听的詞句加以掩飾的。如果說，过去有些同志还可能認為，还没有竭尽所能来改进社会主义各国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以便讓南斯拉夫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并肩前进，那么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就表明了，問題不是改善相互关系，問題是南共领导人采取了根本錯誤的、同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路綫。

南斯拉夫领导集团的綱領实际上不过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許許多修正主义綱領的并不高明的翻版。因此，南斯拉夫领导人不是走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學說的道路，而是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和其他叛徒所开辟的道路。現在，他們实际上已經同卡尔·考茨基的后代——他的儿子本尼迪特合流了。本尼迪特是奥地利社会党右倾机会主义綱領的起草人之一。

但是如果說考茨基公开宣称馬克思主义已經过时了，那么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却恰恰相反，他們极力在口头上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幌子来掩飾自己的墮落立場。

共产党人在反对歪曲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捍卫馬克思列寧主義旗帜的纯洁性的斗争中，过去沒有妥协，将来也决不妥协，共产党人决不容許修正主义者和革命原則的叛徒打出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旗号当作自己的护身符。

对于我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來說，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主张并不是什么新鮮的东西。历史上也曾不只一次地出現过这种攻訐。然而，它們都被历史所揭穿，都被历史所唾棄了。南斯拉夫领导人不过是重彈过了时的、被人唾棄的老調而已。

在我們为共产主义共同事业而进行的斗争中，我們对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只能給予恰如其分的注意。我們越是注意他們，他們就越以为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他們就想抬高身价，使別人以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是什么頂天立地的柱石。同不久前一样，他們現在显然又想用这种办法來向帝国主义者討些恩賜。

我們苏联共产党的領導認為，尽管南斯拉夫领导人有意扩大我們之間現有的冲突，我們不應該理睬它。我們不去助长情緒的激昂和关系的尖銳化。即使在我們同南共的目前关系中，在不和睦已經达到頂点的情况下，仍旧抱着一線希望，探求在某些問題上接触的可以接受的形式，是有益的。

硬說我們否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的工作中一切积极的东西，說我們在对南斯拉夫国家施加某种压力，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这是对我們的誹謗。我們各族人民，我們的党深深尊敬热爱自由的南斯拉夫各族人

民，珍視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对反法西斯的共同斗争的貢獻。他們和我們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而且我們相信，不管目前情況如何，我們将来仍要进行共同斗争来对付这个敌人，在一起保卫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

同志們，总的應該說，无论南共领导人的修正主义錯誤的后果多么令人不愉快，但这毕竟不是能够震撼我們社会主义建設的地震。恰恰相反，近來我們的共同努力更加巩固了我們的大厦。已經奠定了建設共产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基础。我們現在和将来永远要坚定地走我們自己的道路；誰要不跟我們、也就是說不跟坚持馬克思列寧主义立場并不惜自己的力量为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斗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走一条路，那就讓他去寻找别的盟友吧。

向德国統一社会党五大致賀

苏联共产党
和苏联人民热烈預祝
德国統一社会党和民主德国全体劳动
人民在進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經濟和文
化、提高劳动人民的福利、爭取和平
和在和平民主的基礎上恢复德国統一
的斗争中取得新的胜利。

同志們！德国工人阶级認為德国統一社会党是自己
的战斗的領導者，是社会主义建設的鼓舞者和組織者，

是德国工人运动优秀传统的可靠的繼承者。

你們的党同反法西斯的民主党派結成联盟，改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意識，激发了他們的創造力量，动员了人民的精力去建設社会主义的新社会。

由于你們党的活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劳动人民博得了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信任。德国统一社会党坚持不渝地貫彻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思想，貫彻各国人民和平友好的思想，因而在世界共产党友好的大家庭中博得了同情和尊敬。世界各国共产党認為你們的党是他們忠实的朋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支战斗队伍。

你們的大会令人信服地証明你們党的战斗一致，証明它團結在自己中央委员会的周围，証明它同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你們党为純洁馬克思列寧主义理論、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着不調和的斗争，这一事实是你們党的战斗力的表现。

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忠实的国际主义者。所有共产党都坚决譴責任何不利于加强各国人民友誼的行动。共产党和工人党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大旗，團結千千万万的劳动群众去为和平和社会主义，为全人类的美好未来而斗争。

我們在你們代表大会上所受到的亲切热情的接待比任何言詞都更能說明我們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間所建立的深厚友誼。苏联人民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劳动人民怀着衷心的友好感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劳动人民和苏联人民的友誼是建立在牢固的和不可动摇的无产阶级国际

主义的基础上的，这种友誼受到为人类美好的未来而斗争的伟大思想的鼓舞。

苏联共产党一向認為发展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合作、不倦地加强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威力是自己的最高的国际主义职责。蒸蒸日上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和不可战胜性就在于团结，不管我們的阶级敌人玩弄什么阴谋，共产党今后也将繼續加强这种团结。

（赫魯曉夫同志的講話多次被暴风雨般的經久不息的掌声打斷。）

（譯文轉載自1958年7月14日“人民日報”，文內
插題是“人民日報”編者加的）

哥穆爾卡在革但斯克的演說(摘錄)

(1958年6月28日)

也許有人會說：社會主義國家有十三個，而屬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只有十二個。其中有一個國家，就是南斯拉夫，它不屬於，也不願意屬於社會主義陣營。人們說，你看，帝國主義者不侵犯它，讓它建設社會主義，雖然它是孤立的。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很簡單。南斯拉夫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由於存在着十二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大家庭。關於這一點，南斯拉夫每一個共產黨員、每一個公民都一定看得很清楚。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由於它的錯誤的修正主義理論，使南斯拉夫孤立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大家庭之外，脫離了這個大家庭，從而給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一致的力量和整個國際工人運動帶來了危害。儘管有著渴望緩和國際局勢和加強世界和平力量的無可懷疑的真誠願望，南斯拉夫黨和國家領導人、活動家經常強調這一點，但是他們對社會主義陣營，對這個作為世界和平的主要力量、作為帝國主義戰爭陰謀道路上的主要障礙的陣營的否定態度，實際上不僅不能加強和平力量，反而削弱了和平力量。

也許，誰也沒有否認，甚至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也會同意這樣一個事實，即一切國際反動派，一切熱

衷于侵略的帝国主义势力正在用各种手段力图分裂、或者至少削弱和破坏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团结。客观地看，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对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态度，正符合反动派的希望和意图。不仅如此，在这次由于南斯拉夫的过错、由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过错而引起的他们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同世界上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冲突中，一切国际反动派都站在南斯拉夫一边。显然，如果有人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反动派这样做是出于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热爱，这是荒谬的。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如果在这次冲突中他们支持南斯拉夫，那只是因为他们想分裂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他们还想鼓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走南斯拉夫的道路、脱离社会主义国家的阵营呢！

在这个对社会主义特别具有原则性和特别重要的问题上，国际反动派的意愿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趋向（不管它的本意如何）在客观上是相吻合的。这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发生冲突的根源。

我们党热烈希望南斯拉夫同志能够脱离他们现在所走的那条错误的道路。没有什么理由，绝对没有什么理由来为他们在这次冲突中的态度辩护，这次冲突同1948年到1954年的冲突是不同的。今天，过错在于南斯拉夫。我们党将永远象珍惜最大的财富一样珍惜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团结，将永远实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的

政策。根據我黨政策的這個主要原則，我們現在和將來都要同一切破壞這種團結的現象作鬥爭。我們嚴厲地批評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的立場，因為這是錯誤的和有害的立場。我們進行批評，是希望他們早晚能够明白他們今天的所作所為的害處。

（譯文轉載自1958年7月2日“人民日報”）

帝国主义的僕僕

(1958年6月22日保加利亚“工人事業報”的文章)

我們时代的特点是，馬克思列寧主义思想已經掌握了世界上数以亿計劳动人民的头脑和心灵。社会主义已經超出了一国的范围，成为包括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以上的土地和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的世界体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着三千三百万以上的有組織的共产党员，成为一支巨大的国际社会力量。绝大部分人类所拥护的爭取和平的斗争，日益紧密地同爭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了。

馬克思列寧主义思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威信是多么巨大，还可以从这样的事实中看出来，即資产阶级思想家越来越不得不以社会主义的名詞裝扮資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他們宣传“人民資本主义”的神話，并且把資本主义的股份公司說成是社会主义的公司。他們甚至臆造出所謂“民族共产主义”。这一切都意味着：在我們这个行星上，資本主义日益感到地盤狭窄了；历史使它日益更加碰壁；全世界人民群众日益有組織地和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进行斗争。

但是，历史教导我們，沒有一个剝削的社会制度是自愿退出历史舞台的。資本主义也沒有这种愿望。恰恰相反，它总是用爪和牙，用花言巧語和武器，用恶意宣传和

恐怖，力图永远統治世界。在这一斗争的各种方法和工具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的是从内部攻破和占有馬克思列寧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陣營的堡垒的策略。这是在敌人队伍里安置自己的代理人的老策略。这样的代理人就是右傾机会主义，或者換句話說，就是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是什么呢？这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歪曲、否認、修正馬克思主义學說原則，而代之以从資產阶级思想武庫中借来的另外的、伪馬克思主义原則的那种思想派別。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那种迁就当前的一些事件、迁就社会发展中的无足輕重的变化的政策，为了实际的或假定的暫时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使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永远遭受資本奴役的政策。右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从来都是資产阶级的奴仆、資本主义的支持者。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員会第一書記托多尔·日夫科夫同志在亚历山大·斯坦鮑利斯基被害三十五周年紀念大会上的演講中談到現代修正主义的作用时說：“我們党过去把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叫作資产阶级的僕仆，而現代修正主义者更加是資产阶级的僕仆，帝国主义的僕仆。”

对修正主义的这个評价既被老的修正主义的历史所証实，也被新的、今天的修正主义的历史所証实。

老的修正主义者——德国的伯恩斯坦之流和考茨基之流、俄国的“經濟主义者”和孟什維克、奥地利馬克思

主义者、保加利亚的“广泛派社会党人”——所有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骑士都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而宣传阶级合作、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戴着社会主义者的假面具，把资产阶级思想渗透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老的修正主义者不仅以自己的理论，而且以自己的实践为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服务。在十九世纪末期，法国的“社会主义者”米利埃兰参加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后来成为帝国主义对苏联进行干涉的最著名的组织者和鼓舞者之一。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沙伊德曼和诺斯凯在1919年使德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遭到血腥的镇压。广泛派社会党人克勒斯邱·帕斯图霍夫以保加利亚资产阶级的热心而凶恶的看家犬著称于我国。

现代修正主义的某些特征是新的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但是按其本质来说，现代修正主义同老的修正主义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它同样起着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的作用，执行着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僥倖的职务。今天的修正主义者力图把自己打扮成“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改善”社会主义的战士。他们在这个面具下进行着反对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卑鄙斗争，帮助资产阶级反革命和帝国主义反动派进行凶恶的反人民的勾当。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宣言给今天的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立场指出了一个总结性的特点。宣言写道：

“現代修正主义企图誹謗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說，說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发展已經丧失了意义。修正主义者力图腐蝕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破坏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他們否認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否認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領導作用，否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則，要求放棄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設的基本原則，首先是放棄民主集中制，要求把共产党从一个战斗的革命組織变成某种爭論不休的俱乐部。”

按照現代修正主义的說法，好象生活已經說明，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中的很多东西只不过 是 烏 托 邦。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已經和正在被将近十亿的人們實現着，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深刻正确性和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最重要的标志。这样的事实，对于現代修正主义者是沒有任何意义的。按照修正主义者的說法，这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根据他們的意見，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應該是苏联和社会主义陣營中其他各国已經建立和正在建立着的那个样子，而應該成为“更道德的”、

“更民主的”等等。現代修正主义者在批評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錯誤的漂亮借口下，宣称这些国家的全部社会主义建設是有缺陷的。这一切都完全符合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目的。

資产阶级思想家从一开始就力图把馬克思列宁主义說成是不适合于生活情况的空想理論。他們不斷宣揚，

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劳动人民群众自己正在建設着的那种制度——是反民主的，是同人的本性相矛盾的。但是，大家都知道，当共产主义的公开敌人反击馬克思主和批評社会主义的时候，劳动人民不会感到困惑不安，他們知道，敌人不可能不这样行事。但是，戴着共产主义假面具进行活动的修正主义者的情况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馬克思主义學說、当社会主义受到自称共产主义者的人們批評和否認时，当这些人戴着社会主义的捍卫者的假面具卑鄙地攻击馬克思主义學說，宣传什么“新的”社会主义时，那么，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队伍中迷失方向和动摇的危险就是巨大的了。使劳动人民思想混乱和破坏他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这就是現代修正主义者的反馬克思主义理論的天职，修正主义者正是用这些理論扮演着資产阶级在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的可耻角色，执行着卑鄙的帝国主义僥倖的卑贱职务。

現代修正主义者不仅以自己的理論观点，而且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帝国主义反动派。今天的修正主义者在各地都力图建立反党的宗派和集团，力图破坏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团结。他們到处努力使兄弟党离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亲密大家庭，首先是离开它的中心和领导力量——苏联共产党。他們到处企图破坏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并且首先使参加这个阵营的各国离开这个阵营的中心和领导力量——伟大的苏联。現代修正主义者就这样帮助西方帝国主义的战略和战术，更准确

地說美國帝国主义的战略和战术，正是他們力图动摇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团结、分裂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党工人党的大家庭，以便消灭社会主义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

納吉一洛松齐的卖国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集团就最明显地表现了现代修正主义者作为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的代理人的可耻角色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僥倖的卑贱职务。不久前结束的对这个集团主要参加者的审判已經清楚地証明，1956年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鼓舞者和組織者正是以納吉及其最亲近的同謀者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在他們周围聚集了国内外的一切反革命分子。他們甚至猖狂到这种程度：公开乞求美国帝国主义者帮助他們反对匈牙利人民和苏联军队。苏联军队履行了自己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为了从国际帝国主义的兜爪下拯救匈牙利而作出了宝贵的牺牲。

今天，在现代修正主义进行的反对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斗争中，站在最前面的是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这是最富有煽动性的、最隐蔽的、同时也是最厚颜无耻的修正主义。这种修正主义的基本原则已經表述在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不久以前通过的众所周知的綱領里。这一綱領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典籍。在思想斗争方面，帝国主义宣传机器正热心地利用它来反对各国共产党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反动派从南共领导集团那里找到了自己組織得很好的代理人，并且把他們在这个斗争中的主要希望寄托在这个代理人身上。

还在南共新綱領通過以前，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就曾經不止一次地為國際帝國主義效勞。回憶一下他們在1956年匈牙利反革命暴亂期間的作為就足以証明這一點。當時，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是這一暴亂及其領導者和組織者——以納吉和洛松齊為首的匈牙利修正主义者——的直接鼓舞者。匈牙利反革命暴亂被扑灭後，當全世界痛斥英法帝國主義者對愛好和平的埃及人民進行強盜侵略時，當帝國主義處於嚴重而困難的局面時，南共領導人却開始了肆無忌憚的反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造謠誹謗運動：這不是別的，乃是幫助帝國主義。當然這種幫助曾經得到慷慨的報酬——大量的美國貸款。提供給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的無論這種或那種貸款，正都是以“以德報德”的原則為基礎的。

南共的新綱領和南共領導人在南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是這種為帝國主義效勞的路線的登峰造極。綱領和講話美化帝國主義，首先是美帝國主義——不但是共產主義的，而且也是和平和民主的，以及世界各國人民的自由和獨立的最凶惡的敵人。同時，綱領和講話對蘇共和其他兄弟黨、對蘇聯和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其他國家，也進行了最卑劣的誹謗。如所周知，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一致譴責了南共領導集團執行的這種反共產主義的路線。

現在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分子仍然繼續執行著這種路線。例如，今天，召開大國間最高級會議以保證世界和平的問題已經成熟了。世界各國人民都堅決主張在最短

期間內舉行這種會議。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政府正盡力爭取召開這一會議，但是美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政府則正在企圖不惜任何代價來使這一會議的召開歸於失敗，並企圖把失敗歸咎於蘇聯。在這對全人類都是這樣重要的時刻，南斯拉夫“戰鬥報”却在一篇回答“真理報”評論南共七大的文章的編輯部文章里，毫無羞恥地誹謗蘇聯政府說，蘇聯政府維護世界和平的政策是不真誠的、偽善的！前幾天，鐵托在拉賓演說時同樣地表示懷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愛好和平的政策！現在當帝國主義正處於一種困難局面的時候，對帝國主義的帮助還有能比這更好的嗎？難道這不是竭力給世界帝國主義的破車上軸油的令人感動的关怀嗎？

我們就不再提什麼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好象已經拋棄了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決議的誣蔑了。我們也不再提什麼各兄弟共產黨和工人黨都屬於蘇共並且受莫斯科的指揮的卑鄙誣蔑了。同樣，我們也不再提對我國和我們黨的各種火雞式的傲慢暗示。這裡，我們只需指出，只有共產主義的最不共戴天的敵人才使用類似的誣蔑和暗示。

這就是現代修正主義的可恥的作用——資產階級在國際共產主義和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的作用，這就是今天的修正主義者的卑賤的職務——帝國主義反動派的僱仆的職務。

但是，正象過去任何时候一樣，共產主義的敵人現在也打錯了算盤。托多爾·日夫科夫同志在上面引証過的那

篇演講中所說的話完全正確：“不管修正主义者怎样藤帝国主义的吱吱发响的破車，不管他們給这輛破車上多少軸油，这都不能挽救資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車子已經腐朽了，被虫子蛀空了。历史已經注定資本主义体系必然灭亡。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觀規律，資本主义正在讓位并且将日益更多地讓位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正处在不断的繁荣中。馬克思列寧主义思想正在掌握着人类，并且已經變成強大的物質力量，这种力量正在全世界取得越来越多的新的胜利。”

正象到現在为止战胜所有的敵对學說一样，馬克思列寧主義將胜利地战胜現代修正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創造性地对待馬克思列寧主义，根据国际和国内的具体情况，照顧到本国人民的民族特点地运用这种學說，在自己的經驗的基础上发展这种學說，并且把新的原理帶到它的丰富的宝庫中。因此，馬克思列寧主义永远也不会过时，而将永远是生气勃勃的和不可战胜的學說。

現代修正主义的命运却是完全相反的。不管戴上什么面具，它总是发展着早就被生活所駁倒了的資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內的胜利越接近，修正主义把这些思想奉献給人民群众的可能性就越小了。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已經判決修正主义必然灭亡，正如产生修正主义和修正主义为之服务的資本主义必然灭亡一样。世界历史的車輪正在不停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进，它也将把帝国主义的卑賤僕仆——現代修正主义者——同帝国主义一起軋碎。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怀疑！

对現代修正主义必須无情地斗争到使它 在理論上和政治上全部破產为止！

（1958年6月22日阿尔巴尼亞“人民之聲報”的文章）

所有馬克思列寧主义政党都正在对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以南共綱領和第七次代表大会，对馬克思列寧主义、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展开了新的无耻的攻击。由于无力回答馬克思列寧主义政党对南斯拉夫所作的正确的、有事实根据的批判，南共领导人竭力用訛詐、造謠的伎俩逃脱这种批判，責難我們各国党，說他們正在轉回到1948年，說他們歪曲南共领导者的观点和不公正地打击“无辜的牺牲者”，說他們在干涉南斯拉夫的內政和侵犯它的主权等等。象无賴的騙子一样，鐵托在6月15日的演說中所用的犹大似的言辞，再一次表明他始終是修正主义者，是馬克思列寧主义者的叛徒，是苏联、中国、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敌人。南共领导人的态度說明，他們是多么地虛偽和无力，說明他們是沒有什麼話可說，說明南共领导人从事欺騙，宣揚好象他們是愿意进行“思想討論”，可是他們象奸詐鬼一样避开原則性的斗争。因为他們害怕在世界和南斯拉夫人民面前揭开他們的真面目，他們要模糊人民的心目。

但是这种漏洞百出的訛詐是不能够掩盖历史事实的。历史事实証明，南共领导人很久以来就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散布思想混乱，毒害共产党员和工人阶级的觉悟，从内部破坏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很长时期以来，早在1948年以前，鐵托集团就开始进行着敌对活动，到1948年以后，仍然坚持繼續这种活动，甚至在1954年以后，当我们各国党正确地努力使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正常化的时候，他們仍然坚持走这一条道路，目前仍然不遺余力地走着这条道路。鐵托集团在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掀起的反馬克思主又和反社会主义的进攻，并不是突然和偶然的。它是几年以前开始的反馬克思主又路綫的必然結果，也是很久以来它所进行的敌对活动的必然結果。現在，当南共领导人和南斯拉夫报刊叫囂他們永远也不放棄他們的道路的时候，任何要他們离开这一条道路的努力都是徒然的。我們对这点絲毫也不感到奇怪。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們曾經提出許多“証明”，公开說明他們是同馬克思列宁主义誓不两立的敌人。我們党从来没有对南共领导人存有幻想，因为我們党看透了他們的真面目，因为他们的反馬克思主又的活動在我們党和人民的身上留下了血迹。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們要繼續他們的道路的誓言里再一次十分明显地看出，他們是无可救药的，只能得出一个結論：即應該撕破現代修正主义所戴的假面具，應該无情地同它斗争到底。

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及其所通过的綱領，再一次地說明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忠实地为美国帝国主义的政策效劳的。南斯拉夫领导者向馬克思列寧主义基本原理宣战，并且热中于宣传反馬克思主义理論，企图使各国共产党掉进机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泥坑，放棄革命理論，使共产主义运动失去指針和灯塔。他們企图說服各国共产党，使它們放棄推翻垄断資本和殘暴的資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因为在鉄托集團看来，垄断資本和資产阶级专政正在自动地轉化为“社会主义”。他們竭力在劳动群众面前誹謗社会主义思想，大肆誣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他們竭力說服社会主义各国的共产党人和人民取消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以便破坏我們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設和在帝国主义侵略者以及内部敌人面前解除我們的武装。他們为了破坏保卫和平的斗争、阻挠一切爱好和平力量和中立国家團結在保卫和平的主力——苏联的周围，竟无耻地誣蔑苏联，責备苏联是加剧紧张局势、建立軍事集團等的起因，并且极力贊揚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政策、馬歇尔計劃、美“援”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用所謂“政治霸权”、“压迫和剥削”社会主义国家、“干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內政”、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违反平等和主权原則”、“壟斷思想意識”和“对各国共产党統治”等誣蔑来責难苏联。这些对我们各国人民的伟大解放者、保卫者和援助者——苏联的恶毒誣蔑，是妄想破坏我們各国人民的友誼。因为这种友誼是实现南斯拉夫

修正主义者的計劃的主要障碍，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計劃也正是他們主子美帝国主义者的計劃。

这些謠謊还有着掩盖鐵托集团的敌对活动的目的。很多年以来，鐵托集团就自行制造了这些謠言来責難苏联，就在公开地干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內政，妄图从内部来进行破坏。

阿尔巴尼亚是証实这点的最好証据之一。因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沒有对任何其他一个国家象对阿尔巴尼亚进行过这样公开的、粗暴的干涉。从解放前到今天，他們对我们党和国家一直抱着彻头彻尾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和沙文主义的态度。他們系統地、并且用尽了一切手段想把我們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变成一个机会主义政党，把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变成南斯拉夫国家的一个省，侵犯我国人民用鮮血取得的自由独立。这里只談一談証实这一点的許多事实中的一些事实就足够了。

阿尔巴尼亚解放的前夜1944月11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解放了的城市——貝拉特召开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之前，南斯拉夫領導派遣了一个以維里米尔·斯多尼奇为首的代表团前来阿尔巴尼亚。他們根据鐵托的指令在我們党的首腦部門秘密地組織了一个极危险的宗派集团。南斯拉夫領導人挖空心思地企图瓦解、顛复我們党的忠实领导，想以机会主义者和叛徒科奇·佐泽、賽依富拉·瑪萊紹瓦等人取而代之。南斯拉夫領導人攻击我們党的政治路綫，說它是錯誤的，其实在民族解放战

爭的烈火里已經証實了它是正確的路線。這一路線取得了我國人民歷史性的勝利——從法西斯占領者和國內反動統治下解放出來。南斯拉夫領導人企圖使我們接受否認蘇聯作用和要我們脫離蘇聯的“南斯拉夫路線”，要我們黨和人民遵循南斯拉夫路線，否認党的领导作用，否認階級斗争從而替機會主義开辟道路。南斯拉夫領導者企圖以此來消除控制我們年輕的黨和國家的障礙。但是鐵托分子的顛復活動是不能完全得逞的，因為霍查和其他堅強的黨的領導人員儘管不了解貝拉特的秘密後幕，但他們為了保卫黨的正確路線而進行着鬥爭。但是鐵托分子的顛復活動終究是插在我黨背後的一把尖刀，是阿爾巴尼亞獨立基礎中的第一顆炸彈。這就是南共領導人給予我們年輕的黨的“援助”，就是這樣回答我們兩個師的戰士同南斯拉夫兄弟并肩作戰、為南斯拉夫的解放而流的鮮血。難道鐵托分子在貝拉特的顛復活動和野蠻瘋狂地干涉一個獨立國家的內政，還不足以証明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蛻化的过程嗎？難道還不清楚地說明了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尊重平等、主權、不干涉內政和目的在於掩飾其危險的破壞活動的虛偽論調么？

為了恢復占領者所破壞了的經濟，建設社會主義，我們黨請求我們的朋友——偉大的蘇聯、我們的鄰邦和同盟南斯拉夫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給予援助，但是南斯拉夫領導人在與我國的經濟關係中追隨着反馬克思主義、殖民主義和剝削的目的，1946年與南斯拉夫簽訂了經濟協定和關於成立聯合公司、調整貨幣、統一物價、

取消海关的一些議定書。这些协定侵犯了独立国家之間关系的基本原則，南斯拉夫領導者利用这些协定要把我國变成殖民地，严重地損害了我國經濟。在阿南聯合公司中，南方并未投資而淨得利潤，在調整阿南币制上将阿币法郎压的过低，使每一法郎損失三点五个里克，合并海关給南斯拉夫貿易机关和私营商人搜刮我國市場的物資开辟了道路。貨物交換的作价为内部价格，而非国际价格，这給我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南斯拉夫从阿尔巴尼亞以低价購買农产品，而向我們出卖售价高昂的工业品。但更重要的是，南斯拉夫领导人利用这些协定和計劃的配合，把我国的經濟作为南斯拉夫經濟的一部分来发展，受其約制，供給南斯拉夫原料，放棄我國工业的发展，破坏糧食生产，使我們的糧食問題也取决于南斯拉夫。南斯拉夫领导人的目的是想把我国經濟抓到手中，然后利用它来对我們施以压力，以便在政治上操縱我們党和国家。事情曾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在南斯拉夫政府的坚持下，在地拉那曾成立了以克拉依盖尔为首的計劃配合委員會，它实际上是站在阿尔巴尼亞人民政府头上的政府。在南斯拉夫过去的計劃委員会主席吉德利奇签署的一項文件中，阿尔巴尼亞被看做是南斯拉夫的第七共和国。一个真正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难道能象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对待我國那样奉行着这样的殖民主义和剥削的政策嗎？只有社会沙文主义和叛变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才能奉行这样的政策。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

領導的政策很象法国右派社会民主党和英國工党对待殖民地的政策。尽管如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还想“教訓”人民民主国家，应如何建立同苏联的关系。南斯拉夫外交副秘書長維迪奇甚至对人民民主国家的領袖們說：“你們沒有嘗試过独立的甜蜜味道。”

但是，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一切企图都不是輕易就得到实现的。我党中央委员会尽管在开始时还不明了南斯拉夫领导人的真正企图，依然就两国經濟关系提出了很多正确的意見，要求将問題具体化，反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企图。但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小集团的帮助下反对这些，并为达到他們的目的采用了一切托洛茨基的方法，分裂领导人的團結，造謠、阴谋和威胁。南共中央作为代表派来阿尔巴尼亚的很多使节、外交官以及在党、军队、保安、經濟等部门中的顧問、技术人员和专家，都为执行南共领导人的指示而积极展开活动，力图搜罗代理人，帮助分裂主义者竭力設法将我党和国家的要害部門置于南斯拉夫领导人之手。1947年下半年，南斯拉夫领导人向我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两个控訴書和两个最后通牒。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1947年11月的控訴書中控訴我們党，是因为我們党加強同苏联的关系，是因为恩維爾·霍查同志“从莫斯科回来后就变了对南斯拉夫的政策”，說我們党好象縱容在阿尔巴尼亚建立一个反南陣線，說我国政府好象在阻碍南斯拉夫将給予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援助，說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劃是有偏差的、不現實的和絕對主觀的，因为这个計劃将我国

經濟同南斯拉夫經濟脫離了等等。这对在貝拉特建立的宗派集團是极大的支持。沒有外来的粗暴干涉，单靠這一宗派集團的本身力量，是不能使我們领导人的堅強部分分裂的。在这种情况下，科奇·佐澤宗派集團用托洛茨基的方法在幕后同南共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勾結，筹备了1948年2月舉行的第八次全会。这是在貝拉特第二次全会后对于我党和阿尔巴尼亚的独立的最沉重的打击。会上打击了總書記并迫害了很多和他一起保卫党的同志，为南斯拉夫的公开干涉打开了大門。中央委員會所掌握的材料証明：科奇·佐澤为彻底达到其目的，加速了通过无中生有的審訊和捏造，对我們领导人进行人身消灭的准备工作。但是他沒有达到这个目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和他們的朋友开始公开談論阿尔巴尼亚同南斯拉夫“合併”，将阿尔巴尼亚称为“南斯拉夫第七共和国”。科奇·佐澤宗派集團将此問題向政治局提出了，但未获成功。1948年当鐵托集團快被揭露的时候，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为使阿尔巴尼亚合併于南斯拉夫成为既成事实，急迫地要求派遣几个南斯拉夫师来阿尔巴尼亚，名义是保卫我国和抵御希腊军队即将发动的侵略。但是我們党不顧南斯拉夫领导人和科奇·佐澤宗派集團的压力沒有接受这个做法。这一个历史性的决定从血泊中拯救了我国人民。很明显，假如以霍查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員會的堅強部分所領導的我們党沒有进行抵抗，假如不是苏联共产党，假如情报局沒有及时做出決議，我們党和国家的独立将会丧失，阿尔巴尼亚将变成为南斯拉夫的一

个省。正是这些把我們拯救了。因此，我們党和人民将苏共和苏联称为两次解放者，对他们怀着終身的感激。从这些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铁托最近的声明是多么无耻。他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称为维护社会主义国家間的正确和真实关系的原则性論点而被迫害的“烈士”，把他們說成是“拯救社会主义免于腐化和混乱”的英雄。

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南共领导人的說法对我们阿尔巴尼亞共产党人來說是多么荒謬。他們硬說，1948年对他们的态度是十分不正确的，說他們并沒有錯，他們所以受到批評是因为他們是唯一抵抗苏共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人。1948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南共领导人的批評是完全正确的，符合事实的，因为南共领导人早就离开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而站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立場上，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場上了。历史証明了这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現在受到批判的一切論点在那时已經露出头角了。但是那时也有錯誤，如同南斯拉夫断絕了外交关系和其他一切关系。为此，我們党和其他兄弟党一样，都进行了自我批評，并認為以赫魯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关于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的倡議完全正确。但是南共领导人不仅不回答对他们的帮助，不仅不进行自我批評，还象站在鷄屎上的公鷄一样傲慢。铁托集团竭力使我們党認為1948年的決議不正确，以使他們的敌对活动和反馬克思主义觀点达到目的，表現出他們似乎是正确的，从而麻痺共产党人的警惕性，而为他們更便利地进行活动創造可能性。南斯拉夫

修正主义者用1948年決議的批判來達到另一目的，即他們決定繼續走反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並且當我黨不得不再次揭露這點的時候，他們把1948年決議當成了打擊我們的武器，說“你們又收回了你們的自我批評”。但是鐵托集團算錯了賬。我們各國黨決不能允許將完全正確的1948年的歷史性決議擲到廢紙簍里。

南共領導人儘管在1955年表面上同意並開始了同我國及各國黨建立關係，但仍千方百計利用當時的形勢實現他們的計劃，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利用對斯大林個人崇拜所進行的正確批評，作為破壞蘇聯和我們各國黨威信的武器。但這是枉費心機的，因為正如蘇共所說的斯大林儘管有錯誤，但仍是卓越的革命家和馬克思主義者，對保衛和发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對社會主義在蘇聯取得勝利、對蘇聯人民反對希特勒侵略者所取得的光輝勝利、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都有巨大的功績。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非斯大林主義”的旗幟下開始了真正的十字軍東征，打擊馬克思列寧主義，破壞我們各國黨和社會主義國家，分裂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南共總書記和南斯拉夫總統鐵托本人就公開宣稱：“南斯拉夫不能只局限在自己範圍內，而必須在一切方面努力使在南斯拉夫開始的新路線獲勝”。他號召推翻我們各國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在匈牙利發生流血事件時，南斯拉夫外交秘書長向有關大使說：“你們等着吧，這樣的事也將要在阿爾巴尼亞和保加利亞發生”。鐵托、卡德爾和南斯拉夫新聞界屢次地重複着這

种挑衅。这些难道不是那些叫喊“建設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和“干涉內政”的人們對我們內政的最无耻的干涉和破坏我們党的无耻阴谋嗎？

虽然我国人民由于南斯拉夫领导人的粗暴干涉受到了重大损失，我們在1955年仍然声明准备将过去一笔勾銷，在新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重新开始我們两国的关系。可是南共领导人对此沒有給以答复，而决定繼續走其老路。所以就在貝爾格萊德宣言以后，当鐵托集团表示好象愿意改善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时候，他們仍繼續向阿尔巴尼亚进行如此疯狂的攻击，以致使不共戴天的反动分子都感到惊奇。南斯拉夫反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运用一切压力，威胁我們党屈服，要我們党承認我們沒有犯过的錯誤并把南斯拉夫领导者对我国所犯的反馬克思主义的、沙文主义的严重錯誤清洗掉，要求恢复罪犯和叛徒科奇·佐泽的名誉。可是我們党沒有屈服，因为它是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因为它来自人民。俗語說：与其奴隶活，不如英雄死。因为它有苏联母亲党的支持。南斯拉夫报刊领导人展开了一个疯狂的反对我党的敌对运动，他們把阿尔巴尼亚的状况描写象地獄一样，說在阿尔巴尼亚籠罩着恐怖和貧困。他們号召起来推翻他們称之为“斯大林主义的”党和人民民主制度，刊載許多誣蔑我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下流的誹謗的漫画。所有在帝国主义国家的阿尔巴尼亚反动流亡分子的刊物和电台，随着南斯拉夫的刊物叫喊要我国人民起来推翻“反民主的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以“铁

托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来取而代之。这并不是偶然的，南共领导人竭力收集机会主义分子、被我們党开除的人和党的敌人来破坏党的团结，挑起人民对党的不满，招引他們隐蔽的老間諜潘·普拉庫叛徒等。顛复宣传加紧了，为顛复党和人民政权他們通过反党分子組織了阴谋活动。所有这些都被在地拉那党代表會議上所組織的敌对活动、里尼·格加和达里·恩得来集團和土·雅科瓦和彼得里·斯巴修集團等的活动清楚地証明了。我国的共产党员和人民完全有权質問：为什么在南斯拉夫藏有三千多个阿尔巴尼亚逃亡犯，其中很多是法西斯罪犯？为什么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竭力招募情报員收集有关我国的軍事情报？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不仅反对阿尔巴尼亚，而且正如很多共产党的代表所声明的一样，分化和顛复各兄弟党，为阻挠它們为社会主义与和平的斗争，他們把鼻子伸到每一个角落里去。这点只要回忆这两件事情就够了：1958年5月15日“工人事业报”写道：“南共领导人在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4月全会期間及在全会后，拚命在保加利亚制造反对党和国家领导的情緒，在某些共产党領導之間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制造敌对情緒。他們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运动的行列中制造分裂和混乱，这都是人所共知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共产党總書記巴格达什同志声明說：“世界公众輿論界認識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阿拉伯东方的破坏活动的时候來到了。贝尔格萊德修正主义集團駐阿拉伯國家的公使們不仅使阿拉

伯共产主义运动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孤立开来 和 分 裂 它，并且还使民族解放运动与其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自然路綫脱节。他們为破坏阿拉伯国家和苏联的友誼、为分裂民族解放运动和为破坏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战綫而无所不为。”

匈牙利反革命更清楚地說明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們已变成了为从内部破坏我們的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美帝国主义者的最好的工具。众所周知的事实說明：准备在法西斯反革命之后，成为这一反革命分子的首腦的納吉和洛松齐等很早就和铁托集团合作了，并且直接接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組織領導。駐布达佩斯的南斯拉夫大使館曾經是这一反革命集團的中心。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們积极地参加了反革命的准备，南斯拉夫出版界和电台一連几个月地进行使匈牙利“民主化”的工作，大量地出版“裴多菲”式的宣言，进行了破坏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和國家的大規模的活动，以便慘害敵对分子去反对他們，以“記者”和“旅行者”的名义来到匈牙利的南斯拉夫的各种代表表現得非常积极，一切社会主义敵人在匈牙利都以“南斯拉夫道路”为口号进行宣传活动。当爆发了法西斯反革命的时候，当决定匈牙利社会主义命运的时候，当形成反对社会主义陣營的战争危险的时候，铁托总统和南斯拉夫出版界都公开地袒护了这个反革命并以“人民革命”来加以祝賀。他們想尽一切方法来挽救反革命的失敗，指責苏联給匈牙利人民为消灭反革命的帮助是干涉。現在铁托集团在任何人面前尤其在阿

尔巴尼亚人民面前已不能掩盖使几千匈牙利和苏联人民的儿子为匈牙利事件而牺牲的責任。因为我們从痛苦的教訓中知道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們的敵对行为已不是什么新鮮的东西了。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們从共产主义瘋狂的敌人那里学来的，卑鄙的造謠，进攻馬克思列寧主义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南共綱領和七次代表大会就是鐵托集團的破坏作用和无理干涉我們內政的又一个証据。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們以此增加了为破坏和分裂我們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敵对活动的另一个环节。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的現象，它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有它的客觀基础。以前壟斷資產阶级为了毒害工人阶级的意識，用一部分剩余利潤收买工人貴族，这就是机会主义产生的基础，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者所說的工党和社会民主党之类的工人阶级的資产阶级政党建立的基础。但是現在当社会主义已成了世界体系、当社会主义陣營和帝国主义陣營进行斗争的时候，对帝国主义來說，光只有國內的工人阶级的資产阶级政党是不够的，为了和社会主义国家斗争，他們需要一个工人阶级的資产阶级性的国家。

所以美帝国主义者和其他的帝国主义者，不惜他們的錢財給了鐵托集團达30亿美元多的巨大“援助”，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就是在这个經濟基础上发展和立脚的，它在客觀上在社会主义陣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起了壟斷資產阶级的代理人的作用，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們

為了掩蓋他們的這一作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辭句掩飾自己，說什麼他們是建設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永遠是不能在反馬克思主義的路線上、在修正主義者的領導下和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建設起來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南斯拉夫還保持幾個解放初期的社会主义形式的目的是在世界和南斯拉夫人民面前掩蓋自己的真正面目，便於開展他們的破壞活動，這是有利於美帝国主义者的。他們為了欺騙人民，需要一個帶社会主义“面具”的走狗，因為資產階級一般的走狗對他們是足夠用的了。形式不能改變內容：在南斯拉夫當權的不是資本家，國家叫做人民共和國，但是它的政策是有利帝国主义而不利於社会主义的。工业企业是由工人“自治”，但市場上產生資本主义因素的無政府狀態和自由競爭的法則都起着作用。土地不在地主的手裏，但是合作社被解散了，90%的土地是每天產生資本主义的和資本主义復辟的有力基礎的個人財產。這些說明南斯拉夫處在資本主義的一個階段，完全是在發展資本主义的道路上，南斯拉夫的國家是一個工人階級的資產階級性的國家，是一個修正主義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國家，它的國家階級基礎是機會主义政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小資產階級和被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民族主义毒害的工人貴族。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已變為帝国主义政策目的所服務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叛徒集團。在思想意識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新旧反馬克思主义思想的綜合，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集中的毒害，況且鐵托集團以其整個的

长期的并且日益加紧的活动，早就証实了是国际现代修正主义的最积极、最富有侵略性的領導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特点是用欺骗南斯拉夫人民的方法夺得了政权，現在他們不仅用宣传而且利用了国家政权所制造的一切手段和可能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对我們党和国家的长久敌对活动，匈牙利的悲剧和一切做过和繼續着的反对其他兄弟党的一切，都清楚地說明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危险作用。十月革命之后，在西欧某些国家所发生的革命的失敗和匈牙利反革命說明了修正主义往往是为建立资产阶级血腥統治打开大门的，現在帝国主义通过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在各国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里按置炸弹，以颠覆它們，想制造新的匈牙利事件，这一点在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上表現得很清楚。根据布伦塔諾的倡议，解放东欧国家“有利的道路是”在这些国家中尽一切可能推广铁托主义，著名的美国政論家苏尔日格明显地表現了美国統治集團的目的，他写道：铁托主义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重建“西方民主”最好的桥梁（即可恶的資本家、地主政权）。

目前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所起的这个为帝国主义效劳的作用，只有故意閉起眼睛的人才看不到，但是我們是明确自己对人民的命运、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保卫和平的历史責任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能低估这个危险，因此正在坚决揭露现代修正主义，并将毫不妥协地繼續进行斗争，直到它在理論上和政治上彻底毁灭为止。伟大的列宁反对机会主义所进行的无情斗争的范

例，和我們母亲党苏共的战斗經驗照耀、引导着我們，苏共始終高举着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純洁性的旗帜，使其不受任何傾向和敌人的侵害。

我們党对南共领导人一貫抱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态度，毫不动摇地向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觀点和活動进行斗争。鐵托集团对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奉行反馬克思主义、沙文主义敵对政策快15年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曾認為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陣營最小的国家，較易“击破”，但他們失敗了，今后还要失敗。因为我們党始終是忠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始終将我国人民的独立和自由作为最寶貴的东西加以保卫，始終同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骨肉相連，我們党将繼續坚决向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

现代修正主义者必将失敗，因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各国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摧毁的。

是馬克思主義还是修正主義？

——馬克思列寧主義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論

匈牙利 福加拉希·貝拉

馬克思在世界历史科学方面的功績，在于他揭露了資本主义經濟体系的运动規律，指出了資本主义經濟制度的暫时性質、它的出現和不可避免的灭亡的历史必然性。正如列寧所說的那样，他証明了这样一种必然性，即历史的发展会导向建立在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充滿着不可調和的矛盾的資本主义社会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社会通过革命道路的實現。向两种体系——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体系是彼此处于不可調和的矛盾之中的。歪曲和否認馬克思學說的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所胡說的任何資本主义“和平長入”社会主义的情况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的。馬克思理論的一个基本論点是：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推翻資本主义制度的革命道路才能實現。

“和平長入”的理論是对于无产階級專政的否認

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論并不接受認為革命仅仅是強力夺取政权的一般化的庸俗看法。馬克思将社会革

命的論点发展为包括从夺取政权到社会主义胜利实现的整个时期。夺取政权是有决定意义的，但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

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的具有巨大的理論和实践意义的理論——“哥达綱領批判”是它集中的总结——这样說道：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間有着一个前者轉入后者的革命的轉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除了无产阶级底革命专政以外，不能是别的任何东西。”（“哥达綱領批判”解放社版第33頁。）

列宁的不朽的功績在于他将馬克思的这一基本的发现从遗忘和沉默的迷霧中发掘了出来。列寧說：“只有由承認階級斗争发展到承認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义者。”右翼社会民主黨叛徒們和他們的兩面派同盟者們想要把馬克思这一具有历史意义、而且給国际工人阶级提供整个一个时期的綱領的叙述隐瞒起来。列寧坚决地揭露了企图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从馬克思主义理論中涂抹掉、并以此来麻痺它的影响力量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虛伪作法。

从那时起，对于过渡时期的分析也成了革命的馬克思主义和妥协的机会主义、叛卖的修正主义之間的分水岭。今天，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首先也是围绕着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問題而进行的。

列寧把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論运用到帝国主义

时代来。列宁的具有巨大意义的論断：“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是对于馬克思关于过渡时期革命性質的現代的定义。

列寧以这样的論点进一步发展了馬克思的理論，即認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一定要一次地在絕大部份或至少若干个发达的工业国家內发生，由于資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結果，先在一个国家內发生也是可能的。这一預見性的論断已完全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所証实。馬克思認為过渡时期国家型式不能只作为政府形式来看的。这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解释，在列寧的著作中得到了广泛的說明，而它的具体应用也保証了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的胜利，也保証了各人民民主国家順利的社会主义建設。

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夺取政权，在俄国已通过内战的形式而結束。这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取得政权的唯一可能的道路。但是，作为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只是以武装斗争、以暴力为特点的。列寧并非无故地說：“无产阶级专政是坚决的斗争，是对于旧社会的力量和传统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与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方面的斗争。”

共产党和工人党1957年在莫斯科會議上通过的宣言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力量对比特点的估計的基础上，断定了在某种情況之下，在某些国家，今天可以不通过内战、而通过和平的道路来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但是，在我們談到有关于此的和平道路的可能性

时，这无论如何也不是意味着說什么不需要革命的和平的“长入社会主义”会是可能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有通过革命——通过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通过工人阶级掌握政权、通过为了社会主义建設的目的而行使革命政权。而行使革命政权的国家型式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馬克思的理論和实践的实质。而修正主义的思想意識和机会主义的实践則是与此相敌对的。

階級合作是对資本主义的公开投降

修正主义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工人运动、工人政党中的作用。各种形式的修正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否認馬克思阶级斗争的观念，力求争取工人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和情况下，反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是时而以其这一方面，时而以其另一方面出現的。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修正主义与革命的馬克思主义之間进行的斗争是在关于对战争应采取何种策略的问题上。当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取得了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型式已在一个国家内实现并得到了巩固的时候，当欧洲其它国家中也燃起了革命斗争的火焰的时候，修正主义的进攻就轉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論和实践了。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們走上了公开背叛的道路，他們的主要目的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为了建立这方面的理論，他們就制造出了修正主义的新的变种。他們把在政府和国

家机关中实行的，保証资本主义制度的階級合作当作是适当的方法，以此来代替階級斗争。他們認為无产阶级专政是馬克思的錯誤。他們把资产阶级民主当作是最大的成果，認為它是絕對的民主。

但是历史的經驗指出了什么呢？机会主义的成績又在哪里？它指出了：机会主义者即使在保卫资产阶级民主方面也是无能为力的，并且，当垄断资本主义轉向法西斯专政的时候，他仍就向它投降了。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是可以阻挡法西斯主义的。但在这一方面，机会主义却在工人阶级内部制造分裂。修正主义者在德国和奥地利为法西斯专政鋪平了道路，这是历史的事实。

現代修正主义也是这样，它正如当时的伯恩斯坦之流的修正主义一样，是资产阶级思想对于工人运动直接的和間接的影响。在人民民主国家中，修正主义起先可能表現为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这里不由地使人想起一句格言：你把小指头伸向魔鬼，他就要咬掉你的手。納吉·伊姆雷之流的修正主义从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开始，而以公开的背叛結束。修正主义在我們这里所起的作用，就是在思想上进行反革命准备。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中一般也是如此。在反革命被鎮压下去以后，修正主义在我們这里的具有特征性的表現就是認為反革命事件不是反革命。大家知道，这种根本违反馬克思主義的虛偽觀點，尽管已經被生活否定了千百次，可是始終还是有它的传播者和卫护者，这一事实本身也就提醒了我們，不要認為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間的

斗争已經結束了，而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彻底的解釋和运用是和对于任何形式的修正主义——其中，并非不重要地也包括对于隐蔽的修正主义——的不可調和的批評分不开的。

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在国际方面表現出了新的特点，这是有它的原因的。从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革命的觀念来看，这些特点具有原則意义，因此，我們必須估計到修正主义这些新的、或表面上是新的、但实质上是旧的論点。这些論点都包含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綱領草案之中了。我还不知道已通过了的綱領全文，但是据我所知，它和草案并无本質的区别。

国家壟斷資本主义是壟斷資本 对于國家的統治

綱領草案更新了修正主义一改良主义思想所熟知和喜爱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論”。綱領草案認為，国家资本主义或是国家壟斷資本主义实际上已不是資本主义，而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列寧已經駁斥过这种观点：“……認為壟斷資本主义或国家壟斷資本主义已不再是資本主义，而可以称作是‘国家社会主义’或类似的东西，这种資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論斷是最深刻的錯誤。”

南斯拉夫綱領草案实质上只是用了另一些詞句来重述了这个根本虛妄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壟斷資本

主义的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的理論。

在这个基础上，綱領草案認為社会主义的實現是什么“統一的世界過程”。这种世界過程有这样一个特点，即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作为必要的因素而在其中起着作用的。讓我們看看綱領草案：“這一切都證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已經到了歷史的最後一個階段，而人類無論在經濟和社會方面——通過十分不同的道路——正在進入社会主义改造的時代。社会主义已經越來越深入各國人民的實際生活之中，日益成為一種統一的世界過程和世界制度。”

几十年來，我們與修正主义的國家資本主义理論和它的各種不同的提法進行着思想上和理論上的斗争。我們科學的良心使我們認為有義務來斷定：南斯拉夫綱領草案所表示出來的觀點與上述修正主义的論點並無區別。

根據列寧的理論，國家壟斷資本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物質準備和前階，但是從它的階級內容來看，則與資本主义根本沒有區別。“工人的監獄，資本家的天堂”。——列寧就是這樣描述國家壟斷資本主义的。可是南斯拉夫綱領就根本沒有提到這一點。我們在南斯拉夫綱領草案中所看到的關於國家資本主义的觀念，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毫無共同之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質：過渡時期作為社会主义革命時期的觀念、關於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論，在綱領草案中消失了。非但如此，在綱領中反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國家觀念却起着決定性的作用。

用。南斯拉夫的綱領草案把國家看成是什麼獨立的權力，並賦與它一定的超階級的特性。根據這一點，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本質上被認為是社會主義發展的“世界過程”。由此，綱領便引起了非常危險的、虛妄的幻想，並且轉到了老牌修正主義“和平長入”理論的路上去。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不是國家統治著各個階級，而是資產階級、壟斷資本統治著國家，並且通過它來統治勞動者。

在這些地方綱領草案其實只是在馬克思主義詞句的掩飾下，重複了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的修正主義論點。同時，南斯拉夫綱領硬說是“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所有忠實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人都認為，必須發展馬克思主義。但是難道我們在綱領中能發現這方面的真正努力嗎？

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大概是表現在國家消亡的闡述上，但是事實上綱領却以不僅是虛妄的、而且從社會主義觀點來看是危險的關於國家消亡的論斷來發展了修正主義關於國家的階級性質和國家職能的解釋。綱領草案完全歪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關於國家消亡的眾所周知的論點。綱領把國家消亡和反對“國家官僚主義”的鬥爭混為一談。同時，綱領還主張“社會自治”，把它作為反官僚主義的解毒劑——同時又作為國家的繼承者。這樣，就把國家消亡和所謂社會自治的各種形式等同起來了。為了造成思想上的極度混亂，綱領草案又把國家消亡與消除國家資本主義殘余等同起來。

对于国家消亡的这种解釋和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毫无共同之处，而与修正主义的思想界却有着共同点。綱領草案主張的“國家机器的新的社会作用”、“把國家机器提高到社会之上”，不仅在內容上、而在詞句和术语上都与希佛寧、鮑尔、范德卫尔德、利昂·布鲁姆和其他著名修正主义者的反馬克思主義的陈述相呼应。

国家消亡的历史道路是通过社会主义的胜利建成、通过过渡时期的国家形式，即无产阶级专政而巩固的，这是列宁的理論中所一再強調的論点。在南斯拉夫綱領草案中关于国家消亡的錯誤的闡述否認了这一基本論点。綱領草案中的国家观念完全远离了馬克思列宁的国家理論的精神，这种理論从国家的阶级性質出发，相应地把国家的消亡看作是阶级消灭的后果。綱領草案所宣揚的关于国家机器、国家官僚主义的独立和升高到各个阶级之上的虛妄的論点是和馬克思的理論截然相矛盾的。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在有对抗阶级的社会中，阶级斗争是发展的动力，而阶级斗争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馬克思在給威德麦耶尔的著名的信中写道：“我所提出的一些新的看法是，为了要証明：1.各个阶级的存在只是与生产发展的一定的基础相联系着的；2.阶级斗争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专政本身也只是向所有阶级的消灭、向无阶级的社会的过渡。”

馬克思的这些惊人地深刻的語句十分清楚地判定了国家消亡的历史地位，这就是无阶级社会的时期，而无

产阶级专政意味着是向它的过渡。但是，南斯拉夫纲领却用骗人的手法把国家消亡的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即认为过渡时期的国家已经不是“旧的意义上的”国家，它已不是剥削者的国家，不是压迫劳动者、而是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国家——混淆起来。

在这一切之后，对于这个问题，即对我们来说，南斯拉夫的纲领中是否只是一些修正主义的论点、几乎是偶然的错误或是修正主义的深刻影响，我们就可以作出结论了。

如果纲领用修正主义的精神去解释国家和国家资本主义的阶级性质，模糊、甚至曲解马克思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完全歪曲了马克思学说中关于国家消亡的解释；如果纲领还不承认共产党在建设着社会主义的各国中的领导作用，不承认，并且还否认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所同意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估计，那末很明显地，这一切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修正主义的决定性影响在起着作用。

假如有一个国家，它的共产党人有义务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不容忍任何犹豫、妥协、理论上的漠不关心或是无原则的调和主义，那末，由于沉痛的经验，我们匈牙利共产党人首先就有这种义务。我们有一切理由来竭尽全力地、忠誠地履行自己的义务。

（译自1958年6月22日匈牙利“人民自由报”）

修正主义者的憤怒

捷克斯洛伐克 契·齐莎士

貝爾格萊德報紙“戰鬥報”和“政治報”在其星期一的評論中惡意地攻擊了我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例如“政治報”寫道：“這次代表大會主題和內容的一個特點就是，實際上沒有一個比較著名的發言者沒有感到自己有責任來攻擊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人似乎認為他們代表大會的任務是要就另一個黨作出決定，並試圖迫使它接受自己的立場，而不是討論捷克斯洛伐克的社會主義建設。”

我們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人認為，54個兄弟黨和我們一起在這次代表大會上表明自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毫不動搖的忠誠，表明自己堅決地反對修正主義，它的著名的捍衛者是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的領導人，這正是我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的一個巨大的先進的地方，而不是一個錯誤。“政治報”評論員的憤怒是掩蓋不住這一事實的，這就是沒有一個共產黨同情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修正主義的綱領以及它的領導人的反共產主義的態度；相反，我黨是堅決地與所有的共產黨站在一條戰線上，我黨代表們又一次表明了他們是完全承認我黨的徹底革命的、列寧主義的政策。

向“政治報”讀者撒謊，說我們黨代表大會是“就

另一个党作出决定”，并试图迫使南斯拉夫“接受自己的立場”，这真是太厚顏无恥了。我們党代表大会着重地批駁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的領導的錯誤态度，但我們代表大会过去和現在都不能决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應該往何处去，这完全是他們自己的事情。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是接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还是接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的领导人強加于他們的修正主义观点，这将由他們自己去决定。

我們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完成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設”的口号下举行的，會議的全部討論都集中在这一点上。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十分具体的关于大規模发展我国生产力、进一步加強社会主义民主和提高我国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方針。对南斯拉夫人民說我們党代表大会“不是討論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建設”，这真是一个不攻即破的謊言和欺騙。

“政治报”在談到我党坚持1948年情报局第一个決議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聯盟領導进行批評的时候，裝出了一副吃惊的样子。我們从来也沒有說过，我們在擴棄当时对南斯拉夫的关系中某些不正确的作法同时，并放棄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中的修正主义錯誤进行批評；近几年来，我們对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不只一次地采取了完全不妥協的立場。因此，他們毫无理由大发雷霆和大事宣传什么“重新回到情报局的压力”的无稽之談。实践表明，南斯拉夫的领导人正如他們在1948年所做的一样向資产阶级意識形态作了讓步，陷入民族主义

的泥坑，拒絕回到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來，並有意識地自外于統一的國際共產主義陣線。由於他們目前所採取的反蘇、反社會主義的態度，他們已經墮落成為帝國主義侵略集團的仆從的不光榮的角色。揭露他們的真面目並且對他們的修正主義綱領展開无情的鬥爭乃是我們的神聖責任。

“戰鬥報”的評論員對過去共產主義運動作了冗長的風馬牛不相及的議論之後，得出這樣笨拙的結論，說
“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的路線主要是反對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結論和精神的”。

我國目前社會主義建設所取得的成就証實了我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的路線的正確性。我們不習慣于追求那種不健康的驕傲和自滿，但我們也沒有必要為什麼而害臊。首先，我們不把自己從社會主義體系中分割出來，其次，我們沒有單方面地把自己的利益置於其它兄弟國家的利益之上，我們在自己的政策中徹底地遵循着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我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的“完成社會主義建設”這一口號本身，我們就不把它理解為只僅適用於我國的帶有局限性的民族主義的口號，而是把它看作一個國際主義的具有普遍性的口號，因為每個人民民主國家都將按其歷史條件在其發展的一定階段里來實現這一口號。在這一方面，我們認為沒有必要向那些狂妄自大和自我吹噓的人去學習。他們的這種打算是十分可笑的，要是它不給工人運動帶來了許多損失的話。

使一個人能夠把這個運動、他自己和我們的黨與蘇

联共产党和它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立起来，是需要大量资产阶级的毒药和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仇恨的。一切真正的共产党都在它们的实际活动中贯彻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结论。“战斗报”的评论员赞扬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的“积极趋势”，但是，他们并不把这种“积极趋势”看作是恢复列宁主义的原则和坚持不懈地忠于革命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而企图在它的背后来贩卖修正主义，放弃列宁主义，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帝国主义投降以及导致背叛工人阶级运动的政策。

所以，那位“政治报”评论员这次又一次地拥护匈牙利的反革命，并对凶恶的修正主义者纳吉的正义判决大叫不平。他与杜勒斯以及全世界反动派在唱着同一个调子。这个调子一面赞美反革命时期成千匈牙利爱国志士被屠杀，另一面却为匈牙利人民的可恨的叛徒的命运发出歇斯底里的叫嚣，为那些犯了实行法西斯恐怖、引起工人阶级流血的罪人鸣不平。

南斯拉夫报纸上发表每一篇为修正主义理论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集团的政策辩护的文章，都进一步证明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这证明，各国共产党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正义的，是必要的。而我们要把这一斗争进行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的胜利，进行到国际共产主义完全的胜利。

（译自1958年6月26日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

关于南斯拉夫綱領

(1958年6月25日新西兰共产党中央书记处發表的聲明)

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書記处在它发表的一項声明中說：“我們还在等待着讀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綱領的全文，但是我們所讀到的那些材料就已具有明显的修正主义的性質。”

“我們所讀到的那些材料包括該綱領关于‘国际政治关系和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的部分和鐵托关于1958年4月22日在盧布尔雅那召开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報告。”

該声明續称：

我們党的一个代表出席了去年11月在莫斯科舉行的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會議。他贊成了64国党的和平宣言。其后，我們的全国委員会即表示支持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的宣言。

我們認為这些文件以馬克思列寧主义正确地总结了40年来的世界工人运动，包括胜利建設社会主义的經驗的理論上的結論。

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綱領的这一部分中，一些理論的看法与上述这些国际文件的观点发生矛盾，我們支持我們已經表示拥护的多数派的观点，并反对南共聯盟的少数派观点。

在我們所得到的鐵托同志的報告中和南共聯盟綱領的第三章中，我們特別不同意下面的說法和論斷：蘇聯的外交政策引起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形成；必須對冷戰負責的不是帝國主義，特別不是美國帝國主義，而是“已經異常高度地武裝起來的國家之間的繼續的軍備競賽”；蘇聯不是通過它的榜樣和成就來領導社會主義陣營，而是因為它企圖統治其他的社会主义國家。

當我們得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綱領全文的時候，我們黨的政治委員會將發表一個更充分的聲明 以供討論。

（譯自1958年6月25日新西蘭共產黨“人民之聲報”）

以色列共產党中央第九次全會關於 不派代表團參加南斯拉夫共產主義 者聯盟代表大會的決議

(1958年4月15—16日)

在研究了准备提交4月22日在盧布尔雅那召開的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的綱領草案之后，以色列共產党中央委員會決定取消以前關於派遣一个由党的總書記舍穆勒·米庫尼斯同志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布萊斯坦同志組成的代表团参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

記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中央委員會是在3月間邀請以色列共產党中央委員會派代表团参加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以色列共產党中央委員會接受了邀請，并指派了代表团。約在一星期以前，當我們收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綱領草案之后，便不禁对这个决定发生怀疑。研究这个綱領，尤其是有关論述“国际政治关系和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問題的第三章，就发觉南斯拉夫同志們立下了某些同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相违背的基本論点。在这种情况下，以共代表团参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代表大会，就可能被解釋為贊同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意識和觀點相

矛盾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綱領草案。而这些思想意識和觀點在莫斯科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時各國共產黨會談後發表的宣言中，便已經共同而且明確地規定了的。這是以色列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認為不可能參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理由。

以色列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認為思想意識上的意見分歧不應成為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發展同志般的友好關係的障礙。我們現在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保持了同志般的友好關係，將來仍會繼續下去。

以色列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將送一份有關不派我們的代表團參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詳細說明給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苏南分歧

(1958年5月17日錫蘭共產黨“祖國”周刊的文章)

只是在基本原則上的分歧

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和批評家煞費苦心地顯示，南斯拉夫和蘇聯兩國之間目前的意見分歧是南斯拉夫領導人發動的反對蘇聯獨裁官僚政治的叛變。

但是這並不是真實情況。這只是在蘇聯希望對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第七次會議上所提出的一些決議表示不同意見時引起的意见分歧。這並不是資本家和托洛茨基分子所指出的叛變。

這裡，人們可能問，蘇聯有什麼權利對南斯拉夫的會議表示意見。世界上所有的共產黨都有權對其他兄弟共產黨的活動表示意見。任何人都不能說這是干涉另一個國家的內政。世界共產主義是由於各國共產黨的決定而豐富起來的，而且因此而得到發展。因而，一個黨派有權指出另一個共產黨的缺點或毛病。

讓我們現在來看一看引起蘇南兩國分歧的原因。

原 因

據蘇聯共產黨說，南斯拉夫在分析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步驟時，在表示它對世界和平的主張時，在估計建立社會主義的其他力量時，離開了馬克思列寧

主义的政策。

这些分歧如下：

(一) 按照目前的世界局势，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像它们所希望的那样进行工业、贸易和其他工作。因此他们不得不把这些工作收归国有。随着国有化的实行，资本家放松了他们对社会的控制，社会主义基础就奠定了。关于这个决定，南斯拉夫说，甚至不经过革命也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苏联共产党说，这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它还说，如果说，国有化会实现社会主义，这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把工业国有化是不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在把所有的收入来源和工业国有化的同时应该把政权掌握在手中。只有到那时，才能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础，如果把一项破产的工业收归国有，那就是救了资本家，这种做法对于工人阶级没有特别好处。在英国、工党政府把煤矿收归了国有。这就救了资本家。这种类型的国有化并不会实现社会主义，而只会实现国家资本主义。

由于一国的民族条件和情况，它的革命可能是一次和平革命。也可能是一次武装起义。但是这两者都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国家应该在一个阶级的治理之下。如果说，国家在阶级之上，难道这不是拒绝了马克思主义吗？

两个阵营

(二)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说，世界和平的主

要障碍是世界分为两个政治阵营。六十四个共产党在世界和平宣言上签了字，这项宣言说，威胁世界和平的是帝国主义，美英帝国主义者正在设法制造战争状态。南斯拉夫在签署了“帝国主义制造战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样一项宣言之后，把两个阵营等量齐观。苏联共产党指出，这是重大的路线错误，并且进一步说：由于将社会主义集团同资本主义集团等量齐观，南斯拉夫同志们表明，帝国主义阵营并没有在挑起战争。同时，他们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看法同资本家一样。因此，他们不直接接受工人阶级政府是社会主义的说法，他们企图抹煞社会主义国家为维护和平所做的工作。这是一种欺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承认苏联、人民中国和东欧各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的生产资料是国有的，其中的某些国家正在迅速地实现社会主义化。忘掉这一切而提出这样的意见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今天，大家一致公認反对战争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工人阶级、独立的国家以及千百万爱好和平的人民。希望战争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

当真理摆在眼前的时候，硬說和平由于两个阵营而受到威胁，这不是拒绝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社 会 主 义

（三）由于今天的世界形势，他们認為建立社会主义只限于共产党的說法和想法是錯誤的。南斯拉夫共产

主义者聯盟提出的另一个看法是，美国并没有广泛的全国性共产党，但是在工会领导下它有建立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机会。历史証明，如果沒有一个有組織的政党，工人阶级不能胜利地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及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都証明了这一点。我們的南斯拉夫同志把这些国家撇在一边，却拿美国来做例子。美国工会工作者甚至做梦都不想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他們准备帮助资本家維护独裁政府。这些工会工作者自己如果听到南斯拉夫同志的論点一定会感到惊奇。为什么？不仅因为他們連做梦都沒有想做这样一件事，而且因为南斯拉夫同志要他們負起这样的責任。

南斯拉夫的逮捕暴露了 修正主义的性质

(1958年6月11日澳大利亚共产党“论坛”周报的社论)

根据合众社和路透社从贝尔格莱德的报道，南斯拉夫保安警察在一个反对苏联的同情者的运动中，逮捕了200个人。

这暴露了铁托、卡德尔和其他修正主义者关于南斯拉夫的国家正在“消亡”的可笑说法。

这就使得赫鲁晓夫和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南斯拉夫政权的真正性质得到了进一步的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器，包括“拥有监察和各种各样镇压机构的特别武装队伍。”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保证少数剥削者——资产阶级，对多数被剥削者——工人阶级施行压迫的权力。

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它也需要国家机器来实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

工人阶级需要国家来镇压以前剥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建设一个新的、无阶级的社会的伟大建设任务。

工人阶级的国家

工人阶级的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具有原则上的区

別。首先，它是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統治，因而，它更民主一百万倍。

其次，它的作用不是要永远保存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統治，而是要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統治。

在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和达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的时候，国家将消亡。

南斯拉夫連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都还没有完成，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残余，就說南斯拉夫的国家正在消亡，是荒謬的。

南斯拉夫保安警察的大規模逮捕不仅証明了國家的繼續存在，而且尖銳地提出問題：這個國家是用來為哪個階級服務的。

这个国家是理所当然地被用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敌人，反对以前的剥削者和他們的代理人呢？或者是被用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反对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保卫者呢？

为什么給以犒賞呢？

赫魯曉夫在索菲亚的演說中提出問題說：“为什么力求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头子們却同时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資助，給他們以优越的貨款和无偿的礼物呢？”

“一定沒有人会相信。”赫魯曉夫又說，“在世界上有两种社会主义，一种是为世界反动派所猛烈憎恨的社会主义，另一种是为帝国主义者所接受的、为他們所帮助和支持的社会主义。”

赫魯曉夫譴責修正主义者企图从内部来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这种企图已经遭到失败。修正主义已经遭到全世界革命政党的决定性的排斥，这些党已经更密切地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

在南斯拉夫的对忠于社会主义原则的公民的大规模逮捕，更明显地表明了修正主义是仅仅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反工人阶级、反共产党的思潮。

鐵托的罪狀昭彰

(1958年6月18日澳大利亞共產黨“論壇”周報的社論)

鐵托元帥的言論和行動表明了他背叛社会主义事业、背叛南斯拉夫劳动人民利益的罪状。

他最近在拉賓的演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性的“斗争”，證明了中国共产党給予他犹大这个称号是完全合适的。

大家都清楚，鐵托只能够希望在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的充分支持下来进行这种威胁。

鐵托掩飾地說他从美国所得到的援助純粹是經濟性質的，是“无条件地”給予的，是仅仅为了救濟南斯拉夫的飢餓。

承認在南斯拉夫存在飢餓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鐵托政权的进一步譴責，因为如果南斯拉夫真正肩并肩地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走向社会主义，它就不会有飢餓。

鐵托自己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講就說明了他現在关于美国援助有經濟性質的說法是虛偽的。

他告訴代表大会說，1948年的美國援助是在南斯拉夫与共产党情报局关系破裂之后，主要是供应軍用飞机和軍事物資。

南斯拉夫人民怎样能够在这种条件下活下去呢？除了铁托和他的同夥以外，这是大家所不可理解的。

铁托歪曲了历史，引喻所谓美国曾对苏联1921—22年由于白卫军内战和帝国主义干涉而引起的饥荒给予援助。

在摩尔曼斯克、阿堪吉尔和西伯利亚，美国帮助白军和其他的帝国主义军队造成了价值20亿磅的损失和杀害了一百三十五万的俄罗斯公民。

后来运去的少数粮食，主要是为了勒索而不是为了救济，更远远不能补偿这个巨大损失。

铁托说他是一个诽谤运动的牺牲者，想以此来蒙蔽人民，这是无用的。

他自己的言论和行动表明了在和平力量和战争力量之间、在社会主义力量和帝国主义反动力量之间的世界范围的斗争中，他到底是站在哪一边。

是社会主义者，还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1958年6月18日印度共产党在加尔各答出版的“自由报”的社论)

正当帝国主义者在疯狂地攻击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时候，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却忙于污蔑社会主义阵营。铁托在他最近发表的演说中说：中国的领导人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他们正在促进战争的可能性。事情还不止于此，铁托毫不犹疑地把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同西方最凶恶的反动派和战争贩子同等看待。

铁托对中国进行疯狂的攻击是不难理解的。这是因为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反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中起了领导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已经通过理论分析以及各种事实和数字证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不过是一个修正主义的纲领。中国的领导人说过：社会主义好象是初升的太阳，而帝国主义却好象是被阴云遮蔽的落日。就在这个时候，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伪装下，为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效劳。

叙利亚—黎巴嫩共产党总书记哈立德·巴格达什已经向全世界揭露了贝尔格莱德修正主义集团怎样在阿拉伯国家为美帝国主义效劳。他说，贝尔格莱德的修正

主义集团企图使阿拉伯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开。他們所做的事情并不止于此。他們还企图使阿拉伯的民族解放运动离开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铁托被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发表的揭穿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真面目的言論弄得狼狈不堪，因而他竟然不顾一切地污蔑中国是战争贩子。铁托可能繼續叫嚷下去，但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决不会被他的叫嚣所迷惑。全世界，特别是亚非地区的人民不能也决不会忘記：中国是同印度一起签署和平共处五項原則宣言的第一个国家。他們也不会忘記：中国是热望世界和平的亚非国家的万隆会议的主要发起国和领导者。中国在朝鮮停战問題上、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問題上和日内瓦会议上为緩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出的貢献，已經用灿烂的文字記載在史册上。不管铁托发表多少恶毒的言論，总是抹煞不了的。最近，中国又把它的志愿軍撤出了朝鮮，这就在远东造成了和平气氛；但是，铁托及其追随者所效勞的美帝国主义却拒絕从朝鮮撤退他們的军队。

与此同时，还應該进一步指出：当美帝国主义者用金錢和武器帮助印度尼西亚叛乱分子的时候，中国却表示愿意在必要的时候給予印度尼西亚以各种援助。当中国毫不含糊地表示支持阿拉伯国家的解放斗争的时候，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却在疯狂地致力于破坏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分裂阿拉伯国家中的反帝爱国陣綫。

铁托明知道所有这些事情，但他还是进行誹謗，以

便掩飾南斯拉夫的惡劣行為。毫無疑問，美國領導人將對鐵托的這種誹謗運動感到高興，他們將滿意地看到給南斯拉夫的美援正在結出果實。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的活動已經使美帝國主義者這樣說：鐵托的利益和我們的利益正在向着同一個方向平行地發展着。

鐵托攻擊中國的謠言再一次證明：鐵托的南斯拉夫正在充當帝國主義陣營的代理人。

关于南斯拉夫的党綱

(1958年丹麥共產黨“時代”雜志第4期的社論)

圍繞着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在它最近舉行的代表大会上所採取的立場而引起的討論，對國際工人運動提出了具有極其重大意義的原則性的問題。

大會所通過的綱領開門見山地表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聯盟的綱領，表達了對當代國際工人運動和世界社會主義發展中某些最根本的問題的原則性見解”。這樣，南斯拉夫以外的其他的黨，對提出來的觀點發表意見，就是十分自然的了。在這種情況下，誰也不能責備說“干涉南斯拉夫的事務”之類的話。

南共在代表大會前公布的這個綱領草案，對國際共产主義運動是一個不愉快的事件。多年以來，各國共產黨，首先是蘇聯共產黨，進行了廣泛而耐心的努力，以求得在政治觀點上的接近。從1948年以來就已經明顯，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堅持一系列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見解相違背的、因而各國共產黨必須拒絕的觀點。遺憾的是，在當時的衝突中，也產生了一些對南共的不符合實際的譴責，特別是1949年在共產黨情報局的決議中，鐵托等人被指為被西方國家所收買的間諜。

大家知道，蘇共在1955年曾宣布這種指責是沒有根據的，是來自貝利亞及其同夥偽造的文件。蘇共在不顧

慮它的威望的情况下，寻求新的谅解的基础。双方都同意把冲突的事勾銷并且重新做起。但双方同时宣称，对“一系列关于社会发展的重要問題的見解有广泛的分歧”（見1955年5月18日苏共“真理报”）。在当时的协商中苏联方面宣称，它認為1948年的政治批評仍然是正确的。

1955年以来的发展中的一些迹象表明，南共的觀点在令人高兴地接近馬克思列宁主义。但各种冲突又表明，分歧仍然是存在的。当匈牙利事件将发展成为法西斯在匈牙利复辟、发展成欧洲战争的紧要关头的时候，南斯拉夫的領袖破坏了国际團結而公开支持叛徒納吉，最严重的冲突便发生了。但是新的协商好象克服了这些矛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欢迎南共于1957年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时，在64国共产党的和平宣言上签了字，虽然它沒有在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及工人党的宣言上签字而令人感到惊奇，这个宣言受到所有的共产党的支持并且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当前发展阶段中的綱領。

南 共 的 綱 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面，1958年3月公布的厚达180頁的、超出南斯拉夫問題之外而涉及許多国际問題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論問題的南共綱領草案，就成为对宣言的一个对抗的企图。这自然而然地使人想起匈牙利危机时，在铁托的发言中表現出来的那种努力，他說：“实际牽涉到的問題是：新的方針是否会在各国共产党內得胜

——这种方針实际上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

宣言与南共綱領草案之間的差別不仅是在細节和特殊的表达方式上面，事实是，它們在基本的原則問題上有矛盾。在这些問題中，丹麦共产党特別重視的是：

对現代资本主义的估計 南共綱領在这里发展了形形色色的社会民主党理論家和其他一些人的一些众所周知的理論，他們要“修正”馬克思主义，宣称，应当肯定垄断資本的发展及其对国家机器的利用，好象国家正在变为“独立的”、“超乎阶级之上的”，而且意味着形成“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南共綱領中說：

“在承担起重大的經濟职能的同时，国家和国家机器也就获得其独立的經濟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出現了国家机器的新的社会作用。国家机构，为获得其独立职能，往往把自己置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表現出限制私人資本作用和工人阶级作用的傾向，而不必动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但是对于社会主义运动來說，应当明确地認識，国家对于各阶级并不是中立的，而是統治阶级手中的工具，这是个极其重要的問題。当問題是在资本主义中进行政治斗争并且要推翻它时，沒有这种認識，就会无可救药地在歧途上乱撞。

因此，南共綱領从上述基本的而且是根本錯誤的見解出发，对于在资本主义下的斗争和过渡到社会主义得出了一系列的錯誤結論，这是不足为怪的。

对国际局势的估計 南共綱領認為，国际紧张的根

源要从那种它并没有确切说明的“实力政策”和“集团政策”中去寻找，这样就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等量齐观。纲领无论从那方面都沒有表达南共去年11月签字的和平宣言的基本思想，这令人感到奇怪，宣言說：

“对和平事业的威胁，对各国人民安全的威胁是来自何处呢？热中于战争的和幻想战争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在目前的軍备竞赛中大发横财的垄断资本集团。……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在垄断资本，尤其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压力下拒絕关于裁軍、禁止核武器及其他防止新战争的措施等建議”。

南共因而在其政治态度上大大后退了一步，这当然是有着实际政治目的的。

但这样南共也就歪曲了争取和平的斗争——共产党在我們时代中的首要任务——的基础。南共“沒有看到”世界上的首要矛盾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的矛盾，他們“忘記了”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而社会主义关心的只是而且只能夠是和平。他們还想以这种方式来否認，社会主义阵营的團結一致是我們时代的和平的主力。

总之，这是不足为奇的，南斯拉夫从这个基础上出发，从而在一系列国际問題上采取了被美国的宣传机器兴高彩烈地認為是它的收获的立場——例如，铁托在代表大会上把北大西洋公約的成立归咎于斯大林并且对馬歇尔計劃和其他美“援”說好話等。

还可以舉出南共纲領中和代表大会上許多其他重要而且特別具有攻击性和危害性的觀点。自然，也可以从

那里舉出以社会主义观点来看的地方，这也是无可爭辯的。但是，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爭取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的基础方面，在爭取和平的斗争的基础方面，都貫穿了反馬克思主義的观点，因此整个綱領就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观点来加以摒棄。既然它是建立在对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修正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它总的就表現为修正主义观点的系統化，所以它就在作为我們时代中的一种国际潮流的修正主义圈子內受到很大欢迎。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当是“采取南斯拉夫方针”呢，还是它应当根据宣言的基础进行工作呢？当这个問題出現时，各国共产党是不会有犹疑的，共产党正是在面对着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而成长起来的，并且从中取得了教訓：要永远保持其原則基础的明确和坚持馬克思主义的基础。

我党中央委员会在对有关南共代表大会的討論所引起的問題采取原則态度时，通过了下列声明：

“中央委员会听取了有关南共代表大会的报告并且討論了共产党間的形势。

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委员会明确表示它支持12国共产党宣言。

对我们最重要的原則是保持共产党間的一致和国际团结。”

国际一致和团结

在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和共产党間的团结一致的問

題上达到充分的了解和明确，这在我們时代比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資本主义的宣传正是在这些方面不断地扰乱视听，企图打开缺口。

共产党間的一致並不意味着机械抄袭其他国家党的政策或方針。相反，共产党有責任“使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則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特殊情况”（宣言）。

但團結各共产党的，正是“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則”，是它們对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共同了解。在国际运动中，經過了几年的討論以后，这些基本觀点正是結合了我們时代的問題而在宣言中得到了发展，宣言成为共产党團結一致的标志。

在反对国际反动势力和它的进攻的时候，为了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各国共产党当然要努力一致行动，結成牢不可破的團結。

但是，面对着当前的战争和法西斯的威胁，共产党也致力于一个更为广泛的團結——一切愿意保卫和平，保卫人民为之进行斗争的自由的人們的一致行动，这应当是一种联合具有极其不同的觀点的人們的團結。这种團結因而不能建立在一种共同的思想基础上，而是建筑在對我們时代最迫切的問題的共同利益上。

因此这里說的是另一种性質的團結，而不是共产党間的一致。但其間是有联系的，这也是在宣言中非常清楚地提到了的：

“毫无疑问，为了有效地團結工人阶级，團結全体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團結全世界爱好自由和和平的力

量，必須首先加強共产党和工人党本身的團結，加強各國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間的團結。这种團結是一切更广泛的團結的核心，是工人阶级事业胜利的最基本的保証”。

在南斯拉夫問題上，各國共产党的努力在于爭取南共和其他共产党在馬克思列寧主义基础上达到思想上的一致，使南斯拉夫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中的一个兄弟成員。南共代表大会表明，南共领袖极其頑固地拒絕了这种发展；这样自然只能在能够达成一致的較小的范围内进行合作了。这自然就意味着，如今合作的性質改变了。很明显，南斯拉夫沒有理由要求享受那种社会主义阵营的團結一致和相互間兄弟般的援助所带来的益处，同样，南共的冒共产主义或馬克思列寧主义之名的修正主义理論也是不会有任何作为的。

圍繞着南共的这种发展，对共产党是一个新的教訓，說明保持原則基础的明确和不断努力提高全党对馬克思主义的了解是多么重要。工人运动常常必須开展辯論以求达到必要的澄清。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須排除有的人企图散布的混乱。在目前的爭論中，应当尽一切努力使共产党的思想得到加強，使它們的在馬克思列寧主义基础上的團結一致得到巩固。